

4

T 5236 .034M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2 1953

賦

文選

六

卷三十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蕭

統

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 呂向

註

紀行下

西征賦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

也

潘安仁

善曰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

岳家在鞏縣東故言西征向岳述所歷古跡美惡勸戒焉

歲次玄枵

許

月旅

蕤賓

丙丁

統

日乙

未御

辰日

哈佛大學哈佛藥宗圖書館珍藏印

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疑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銑曰旅潘子憑軾亦次也乙未則岳行之辰餘同善注

西征自京徂秦 善曰潘子岳自謂也馮衍揚節賦曰馮子耕於酈山之阿左傳楚子王謂晉侯曰君憑軾而觀之爾雅曰徂往也濟曰軾車上橫木京東京也秦長安也

廼喟然

五臣本有而字

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

忽恍

虛往善本作恍

化一氣而甄三才

善曰論語夫子喟然歎曰

吾與點也寥廓忽恍未分之貌也鵬鳥賦曰寥廓忽荒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如淳漢書注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周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良曰言久遠也喟歎聲翰曰甄成也寥廓忽恍謂天地未開焉一氣其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後化此一氣分成三才也

唯生與位謂之大寶 善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言人之生獨貴在位

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 向同善注

鬼神莫之善本要聖智弗能豫善曰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

同通塞猶窮達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脩短不豫期也良曰鬼神聖智尚不能要豫此事不可

究知也當休明之盛世今託菲薄之陋質善曰左

孫滿曰德之休明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濟曰休明盛代謂晉也菲

薄陋質岳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善曰臧榮

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

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

也春秋漢含孽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疑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

鉉曰納招也鉉台謂三公也時賈充為太尉辟岳為府掾故讚眾官之功於帝之室庶眾績功

也嗟鄙夫之常累五臣本固既得而患失無柳

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為公事

免官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翰曰岳稱鄙夫謙也懷

常人之心是以有累且復見用又患失之向

日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季惠字也岳遷延尉平為公

事免官故云無此直道而有此一黜也武皇忽其

升遐八音遏於四海善曰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安世崩謚曰武

禮記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組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安國尚書傳曰遏絕密靜也良曰武皇晉武帝也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天子寢於諒善曰臧榮緒晉書惠紀曰

聞兮百官聽於冢宰善曰臧榮緒晉書惠紀曰

予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寶
晉紀曰楊駿為太傅百官摠已以聽於駿尚書
曰百官摠已以聽於駿尚書曰百官摠已以聽於駿尚書

其猶殆善曰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折薪其子弗克負荷爾雅曰殆危也向曰謂揚

駿以人臣位而負荷帝王之重任雖伊尹周公
尚猶危殆况駿不任事者乎夫伊尹相太甲致

桐宮之師周公輔成王有流言善曰庾亮表曰向使西窺七貴於漢庭

之謗此二人尚爾於駿可知也

請五臣本一作壽一姓之或在善曰庾亮表曰向使西

誰也悉全決不盡敗聲類曰講亦壽字也爾雅曰壽後族也皆權重受誅無一姓在無危則以安位

者今駿居此重任是取戮之地無危則以安位者今駿居此重任是取戮之地無危則以安位

善曰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抵為逼主以示已專也于寶晉紀曰駿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然

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銑曰危高也言駿既無高明之道以安重位但

以勢逼於上示其專權也濟曰駿既專已自陷於亂逆之地以受孔隨時以行藏濩與國

戮非天降禍及之也

而舒卷苟蔽微以繆五臣本作謬章五臣本作彰患過辟

匹之未遠善曰言孔濩有知微知章之鑒故隨亦之未遠否泰而行藏與治亂而舒卷中庸之

流苟蔽繆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

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顏回曰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

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

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

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離其身也良曰易曰君

子知微知彰岳為駿主簿故自歎不學孔丘行藏遽伯玉舒卷乃蔽於深微謬於彰明咎過患難及於我躬固不遠也辟猶及也

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何曰既罹患難方悟山中潛遁之士卓然長

往之道陋吾人之拘牽全飄萍浮而蓬轉善曰為美也

闕行藏之明而有蔽繆之累故悟山潛之為是陋拘牽之寔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

巾為害萍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栗駭蓬轉因遇際會銑曰吾人岳自謂岳自陋薄其

身拘牽於名位竟如浮萍轉蓬無所上託也察位偶罪其隆替名節

淮此以隳落危素外之累殼甚玄鷲之巢

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

洛罪切淮亦壞貌七罪切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

雞子其上公命作之孫息以棊子致下加九雞子于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

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興兵社稷亡滅君欲何望公即壞臺左氏傳吳公子札

曰夫子在此猶鷲巢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翰曰寮官備壞淮毀隳廢也謂誅駿夕獲歸於之時岳免主簿濟曰殼亦知也

都外宵未中而難作善曰王隱晉書曰潘岳為

取急對人朱振代夷三族良曰楚王瑋匪擇夜誅駿夷三族此夕岳歸家而免於難

木以棲集妙五臣本林焚而鳥存善曰魏都賦

春秋左氏傳曰鳥則擇木爾雅曰斲寡也向曰自喻為駿主簿猶鳥不擇木而棲其林見焚

向

則存者鮮矣駿且被誅如我之獲全萬無一也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

於乾坤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上下懽然交欣

天地張超宣尼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

與天地合其德濟曰千年一聖我今遭遇之

謂我皇德合天地者此為嘉會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

恩善曰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荀悅中鑒曰人

擊當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威古今長歌

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洞簫賦曰蒙聖

主之渥恩銑曰渥甄太義以明責反初服於

厚也言不誅我也私門善曰宋均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楚辭曰進

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初服戰國策

免官歸家復布衣表大義示責而已君恩之深

也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善曰末班

也楚辭曰皇鑒揆余於初度何休公羊傳注曰

俄者須臾之間良曰言我皇揆度我忠誠俄

而命我從末班也牧五臣本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

關善曰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述征賦

孟嘗君道中向曰西夏長安也使我牧養丘

疲敝之人於此我亦扶攜與尊卑俱入于關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

聖達之幽情善曰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遲遲

沛宮乃起舞愴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

遊子悲故鄉爾雅曰疾病也舞賦曰幽情形而

外揚翰曰丘孔丘也孔子去魯之衛歎曰歸

歎季漢高祖高祖過沛置酒泣下信惟故鄉可

戀所以能傷聖賢之情也夜猶傷也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

京善曰爾雅曰矧况也漢書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毛詩序曰王居鎬京銑曰况

我匹夫安於舊土之人適於表安者能不惻傷矧况也鎬京長安也猶犬馬之戀

主竊託慕於闕庭善曰曹植責躬表曰不勝犬庭神麗良曰眷鞏洛而掩涕思纏懸於墳塋

闕庭天子之庭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潘岳父冢鞏縣西南三十

五里楚辭曰長大息以掩涕張升與任彥堅書

曰纏懸恩好庶蹈高蹤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

田也音營翰曰鞏洛二縣名岳家墳塋在此

爾五臣本乃越平樂觀名街郵亭名臯門周故門名

西周濟曰平樂觀名街郵亭名臯門周故門名西周河南縣秣粟稅息也善曰平樂觀

名酈善長水經注曰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

即街郵也石卷瀆口高三丈謂之臯門橋左氏

傳曰秣馬利兵毛萇詩曰秣粟也韓子曰衛靈

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牧法言曰仲尼之駕稅

矣李軌曰稅舍也失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

稅及後稷厥初生民率西水許古化流岐函祚隆昌

發舊邦維新向曰歎周德其來遠矣帝嚳高辛

始也后稷之子不窟居於函函人慕德至古公

亶甫自函遷于岐岐人亦慕德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率西水許至于岐下昌文王名發武

王名言周之祚崇盛自此二王也言后稷以來

其國是舊及文王受命更維新也善曰左氏

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曰帝倍高

辛者黃帝曾孫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棄號曰

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

曰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許至于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於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借與譽同

守柔以執競 猶守柔道以保競疆執猶保也

善曰尚書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茲此也謂周也北征賦曰駢遲遲今歷茲老子曰守柔曰

強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惟烈鄭夜申旦而不

寐憂天保之未定 銑曰武王望商邑于周自夜

保位也 善曰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史記曰武王望商邑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曰曷為

不寐王曰我未定 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

慶 濟曰武王既克殷安如泰山猶以為危戒懼故使子孫相繼八

百餘年享其福 泰山之固尚以為危故能載祀八百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

也戰國策呂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今言八百舉全數也周易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 鑒 五臣本 亡王之驕淫竄南巢

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 善曰言

安而慮危而桀處險而逾秦也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曄書趙壹曰奚異涉海之失施

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

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鄭玄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比於日言去復來也 向曰亡王桀也驕

淫無道湯伐敗之而竄于南巢之地其無道驕淫以取滅亡亦猶坐積薪之上縱火於下其然

可立待也而猶自比於日云人度量之乖舛何

日豈可亡乎日亡吾乃亡矣

相越之遼迥善曰人謂武王與桀也安危異情

量相越豈不遠哉乖舛不齊也爾雅曰迥遠也

今協韻為呼瞑切翰曰武王戒懼而獲安夏

桀驕淫而取亡度考土中于斯邑成建

量不同相去遼遠五臣本作於

都而營築既定鼎于郊鄩遂鑿龜而啓繇音甯

尚書曰成王欲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

于土中毛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

都主人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成王

定鼎於郊鄩卜世三卜年七百杜預左氏傳

注曰繇卜兆辭也銑曰土中定地之中斯邑

河南縣也言我至此考其地也建都營築之

始蓋成王定鼎於郊鄩即此也平失道而來

也鑽龜啓卜謂周公卜代於此也

遷緊二國而是祐善曰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

日我周之東遷晉鄭馬依杜預左氏傳註曰緊

語助也良同善注言平王遭犬戎難而東遷

依于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善曰言周

晉鄭善曰言周

無邪僻之行但賴前聖之德所以長茂也左傳

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

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漢書策詔曰大禹能亡

失德夏以長懋說文曰懋盛貌

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頽之樂禍

尤闕西之效戾善

包咸論語注曰尤

姬嬖于周莊王生子頽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

燕師伐周立子頽頽享五大夫樂及編舞鄭伯

聞之見號叔曰今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蓋

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

過也爾雅曰戾罪也濟曰姚

包咸論語注曰尤

濟曰姚

姬嬖于周莊王生子頽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

燕師伐周立子頽頽享五大夫樂及編舞鄭伯

聞之見號叔曰今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蓋

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子頹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有咎也

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善曰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狄師

壅五臣本川以止鬪晉演義以獻說善曰國語

咨景悼以迄丐古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

之構五臣本逆歷兩王而干位善曰孔安國尚

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劉子以王如劉王子朝入於王城單子如晉告急晉智躒帥師納王子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子猛母弟子丐也賈逵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曰迄至也呼乞切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曰我日構禍毛萇曰構成也左氏傳衛彪奚曰魏子干位以令大事銑曰子朝再作亂再敬王名言周德之衰自此彌甚子朝庶子故云庶朝與悼王敬王爭位故云歷兩王而干位也

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善曰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崩弟

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王立弟殺哀王立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

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
為顯王崩子慎靚王立崩子赧王立東西周分
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
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
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逮
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
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口喻秦也漢書
虎口老子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濟曰葉代也澡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善作在

茲善曰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郡鄆元曰在河南

城西十餘里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

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翰曰孝水水名天赤

岳嘉美其名澡其身濯其纓纓冠纓也

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号子無

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憐善本勸作于余慈

善曰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

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

巳瘞于亭東廣雅曰大折也書曰若保赤子書

曰瘞埋也倚例切戰國策以吳為吾濟曰岳

子死於新安縣千秋亭瘞之於路側岳子生六

十日而死故云無七旬之期延陵季子適齊子

死葬贏博之間深不及泉魏有東門吳子死不

憂人怪問之曰吾無子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

子時同吾何憂也岳言雖勉勵於此人為父之慈能無哀慟乎眇山川以懷古

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

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洄回穴穴而

好還卒宗滅而身屠善曰東都賦曰慨長思而

懷古楚辭曰攬騏驎而下節杜預左氏傳註曰肆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

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

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
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
後羽敗垓下至烏江自剄尚書曰后來其蘇韓
詩曰謀猷回次薛君曰回邪僻也老子曰其事
好還 良曰言卒無辜而坑是激勵秦人使歸
德於高祖泗水邪僻也好還猶不定言羽邪僻
其情不定卒敗於烏江 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
宗族皆滅身見屠戮也 而不進 善曰漢書弘農郡有澠池縣舞賦曰遠
思長想 翰曰想蘭相如之風也

秦虎狼之疆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

杖命世之英蘭耻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

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雋 善曰戰國策楚王
曰秦虎狼之國也

左氏傳齊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杜
預曰燼火餘之木也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

執玉帛者萬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
間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命世
之才爾雅曰盜謂之缶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
而人人服化說文曰奄覆也取雋自取雄雋也
向曰秦疆暴猶虎狼也趙被侵弱猶火之燼勢
既不敵又相會於澠池是入險也秦趙既會秦
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乃鼓瑟秦
御史記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為之鼓
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缶
缶瓦器可擊以為曲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
之內請以頸血前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
叱之皆靡秦王不憚為擊缶秦之羣臣請以趙
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趙
王壽秦王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
秦秦亦不敢動既罷歸趙 出申威於河外何猛
王以相如大功拜為上卿 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 善曰

河外謂之澠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咆勃怒貌也荀悅申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王笛賦曰悲猛氣兮飄疾家語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濟曰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望見頗則引車而避匿其舍人曰臣以委質事公者以慕高義也今廉將軍宣惡言而君避之恐懼何甚庸人尚羞之況將軍乎相如止之曰夫秦不敢加兵於趙者以我兩人故也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後私讐也此為屈節也無骨言柔弱之甚也

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惰
消 **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
善曰智勇相如也忿惰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低方一歲之未猶未足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太

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忿惰含怒之日久良曰淵偉深大也忿惰躁怒也

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五臣本
作於 **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迴谿**
五 **不尤青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建佐命之**
溪 **元勳振皇綱而更維**
善曰東觀漢記曰馮異字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澠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迴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殺底璽書勞異曰垂翅迴谿奮翼澠池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樊崇欲與王莽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西京賦曰遊鷗高翬薛綜曰翬飛也揮與翬古字通李陵報蘇武書

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答賓戲曰廓帝登嶠坂

之威夷仰崇嶺之差哉善曰韓詩曰周道威夷

賦曰嵯峨嶻嶭齊曰嶠山名皐託善本墳於

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縗崔

而善本授戈曾隻輪之不反綵薛三帥以濟河

善曰左氏傳曰秦穆公石孟明西乞白乙使出

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

必於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

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聞余收爾骨

馬秦師還晉文公子墨縗經敗秦師殺獲百

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

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子公羊傳曰晉

人敗秦師于殺匹馬隻輪而無反者向曰綵

較系也濟河晉軍歸也墨縗若今起復也值庸主之矜悞皮殆肆叔

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

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

其有以善曰言若值庸主矜而悞諫殆戮三帥

過而歸諸已爾雅曰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

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悞諫違卜杜預曰

悞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穆公曰任好孟子

曰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

不廢孟明日孤之罪也又曰孟明視伐晉禦

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

不出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

曰子其悉雪恥又曰穆公遂霸西戎古詩曰虛

名復何益楚辭曰名不可以偽立毛詩曰何其

父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以有功德也卒或為
 雜非也 翰曰悔很肆捨也任好穆公名言蹇
 叔之哭師若值庸主自矜很戾豈能捨蹇叔朝
 市之刑哉殆必殺之也穆公綽然有寬裕之德
 但引過於已而三帥允三敗秦師公不黜責後
 竟敗晉以雪恥也穆公為霸主固非虛名有此
 所以降曲峭而憐虢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
 鄰五臣作憐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
 于晉輿德不建五臣作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
 善曰劉澄之地理書曰肴有純石或謂石肴有如
 淳漢書注曰相與友善為與國與黨與也左氏
 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
 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
 虢虢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穀梁
 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

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輿之伎則
 未可與決良左氏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
 卑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
 杜預曰忽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後
 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 良曰曲峭
 地名屬於虢也虢虞相託為與國虞乃皆虢尋
 而取亡虞也晉獻公還師而滅虞曾不得至臘
 月璧馬皆歸故曰反故府服晉輿也傷憐其貪
 賂取亡矣仲雍之後忽然絕 我徂安陽言陟陝
 祀由道德不逮人不援也
 郭行乎漫瀆之口憇乎曹陽之墟善曰漢書弘農郡有陝縣
 酈善長水經注曰橐水出橐山北流出谷謂之
 漫瀆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又合
 一水謂之瀆谷水漫瀆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
 谷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陽桃林縣東十二里
 也 濟曰陝地名郭郭也 美哉邈乎茲土之舊
 漫瀆瀆水名曹陽亭名

也固乃周召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

睢騶虞應乎鵠巢善曰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鵠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銑曰邈遠也愍五臣本漢氏之

剥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

遷迹五臣本伴萬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役顧

請旋於僮五臣作僮汜敷既獲許而中惕追皇

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善曰魏志曰董卓字

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傕郭汜檀

朝政僮質天子於營僮將楊奉叛僮僮衆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僮

汜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狄剝亂天

下毛詩曰民卒流亡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氏傳晉趙括謂楚曰

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

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弃萬乘之位而從於臣恐有

豫且之患向曰鏑箭也玉輅天子車也

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

洞胷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

傷桴楫五臣本之褊小撮倉舟中而五臣本掬

作楫

指善曰華嶠後漢書曰李傕等大戰弘農百官
 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綃挽而下餘人
 匍匐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下登船
 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刃櫟其指舟中
 之指可掬左氏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
 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能
 得其力而致其死比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子
 虛賦曰洞曾達腋禮記曰流矢在白肉毛詩曰
 褰裳涉洧又曰攘袂而興左氏傳曰晉中軍下
 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翰曰桴舟也楫棹也
 言百官勤王事盡命死戰竟以力屈而敗攘袖
 褰裳投岸赴水死已殆盡天子纔得濟河舟棹
 編小攀附者衆恐其沉沒皆斬其手舟中之指
 可掬而撮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音鐵
 也叶韻通也

枝末大而本五臣本披普都偶國而禍結善曰
左氏

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
 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
 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
 替乎復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
 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
 今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
 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然孝侯仇
 之後也莊伯武公桓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
 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酈善長水經註曰春秋晉
 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
 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
 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
 憐爾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宇曰末大必折
 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
 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傳辛伯曰大都偶國
 亂之本也良曰曲沃地名此若樹木大其本
 必折封邑大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
 其國必危

莊武之無恥徒

五臣本作徒

利開而義閉

并滅反善曰左氏

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

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

於子臧以無失節楚辭註曰委弃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

開則義路閉良曰札委弃曹吳若此高厲莊伯武公伐滅兄弟無愧恥此開利閉義者耳

相去何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跡諸侯其懸絕

之勇怯筭嬴氏之利害

善曰廣雅曰躡履也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殺

函之固益鐵論曰秦左殺函鸚鵡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李尤函

谷關銘曰衿帶咽喉聲類曰衿衣交領也孫卿子曰勇怯之勢也翰曰函谷關也實天與之

高險衿帶之地覽六國諸侯勇怯之跡筭秦嬴攻守之利害或開關以延敵

競遁逃以奔竄

善曰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以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

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也向曰諸侯數為秦所敗乃開關以待諸侯諸侯奔竄

而不敢進此秦利有噤蔭門而莫啓不窺兵於之時諸侯怯也

山外

善曰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秦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為

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曰噤閉而不言然噤亦閉也良曰蘇秦既約諸侯為從秦

閉關而拒諸侯不敢窺於山連雞互而不栖小外此秦害之時諸侯勇也

國合而成大

善曰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諸

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棲亦明矣濟曰言諸侯心力不齊若連雞不能俱止

栖也心力或齊雖小弱之國亦能相合成其疆大此皆一時之事也豈地勢之安

危信人事之否泰善曰言峭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閉門莫啓明

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良曰若此則否泰皆由乎人安危不在於地

漢六葉五臣本而拓洛畿縣弘農而遠關善曰

武帝也難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應劭漢書註曰拓廣也漢書元鼎二年徙函谷關於新安

以故關為弘農縣也翰厭紫極之閑敞甘微曰開拓王畿

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親貌而獻餐疇匹

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善本官善曰曹植上表

心在乎紫極南都賦曰體爽塏以閑敞蒼頡篇

曰敞高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即位為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翁惡

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姬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

可圖也天寒姬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姬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姬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

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姬金千斤擢其夫為羽林郎疇猶訓也向曰武帝召姬夫為昔

羽林郎故云謬官既甘微行是厭紫極也

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檠巨之或變

峻徒御以誅賞善曰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

行猶時有銜檠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駢馬口中長銜也毛詩曰徒

御不驚銑曰明王之行使先清道猶懼銜勒之間而有危變故峻法厚惠以誅賞徒御之人

也檠勒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將余之密網輕帝重

于五臣天下奚斯漸之可長善曰說死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

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日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弃萬乘之位而從於臣

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生責公子陰戒期門微行要屈萬乘天子也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

位之重於天下此乃陵上之漸何可長乎弔戾園

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古採隱伏於難明委讒

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

來之悲臺徒望五臣有思其何補善曰漢書曰

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

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寃

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

於湖宣帝即位謚曰戾以湖邑閼鄉為戾園又

太子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

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

國儲副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

待之王命論曰高四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通

賦曰雖覆醢其何補良曰戾武帝太子也無

罪而死園陵在湖邑故弔之皆責武帝之詞岳

言既加顯戮絕其肌膚為此亦何補也儲貳太

子也紛吾既邁此全節五臣有又繼之以盤桓問

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善曰言吾紛然行

之以盤桓而不全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北征

賦曰紛吾去此舊都駢遲遲而歷茲爾雅曰邁

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圖經曰

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也注同桃園則桃林也銑發闕文鄉而警策臣五

作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觀高掌之遺蹤善曰漢書湖有閔鄉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憩向也

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潼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顛高掌遠蹠以流河曲濟注同言向坂行故警策也

華岳北面有巨靈神掌跡故云陰崖眺視也憶江使之反璧告亡期

於祖龍善曰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來至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

璧曰為我遺鑄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璧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

所沉璧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向曰至此地而記憶其事不語怪

以徵異我五臣本作吾聞之於孔公善同良注良

力亂神岳自止其詞愠韓馬之大慙徒對阻關谷以稱亂善曰

何晏論語注曰愠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惡大慙孔安國曰慙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潼關函谷也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國曰稱舉也

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

雖眾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善曰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關

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眾無

所用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
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之多者也 銑注同
言彼雖衆曹公奉君若 砮 揚桴以振塵 纒 瓦
命廟堂之筭已勝之 砮 耕 揚桴以振塵 纒 呼 瓦

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 善曰
曰砮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
揚桴兮拊鼓左氏傳曰援抱而鼓說文曰抱鼓
推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
振塵鄭玄禮注曰振動也纒破聲也春秋運斗
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
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
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
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左氏傳潘黨曰君盍
收晉尸以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
京觀 向曰砮鼓聲也揚桴而鼓塵振天地纒
然若瓦裂冰泮矣超遂走涼州故 倦狹路之迫
云奔狄其衆盡殺故為京觀也

然若瓦裂冰泮矣超遂走涼州故 倦狹路之迫

然若瓦裂冰泮矣超遂走涼州故 倦狹路之迫

然若瓦裂冰泮矣超遂走涼州故 倦狹路之迫

然若瓦裂冰泮矣超遂走涼州故 倦狹路之迫

然若瓦裂冰泮矣超遂走涼州故 倦狹路之迫

然若瓦裂冰泮矣超遂走涼州故 倦狹路之迫

隘界軌崎嶇 善本作 以低仰 善曰倦極也可馬
中之隘陝廣雅曰崎傾側也 翰曰 蹈秦郊而
言狹路崎嶇登頓故使車軌高低

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

紛敷桑麻條暢 善曰班固高紀述曰粵蹈秦郊
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植五穀桑麻
條暢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洞簫
賦曰標紛敷以扶踈廣雅曰暢長也 齊曰蹈
履也言自於山川迫隘之路至秦郊始開豁然
高明壯大 邪界褻斜右濱汧 善曰西都賦
彌望千里 隴首之險長楊賦曰命右扶風發人西自襄斜
梁州記曰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襄谷南口曰
襄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西京賦曰關閔華
戎岐梁汧雍漢書汧山在扶風汧縣西蓋鐵論

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植五穀桑麻

條暢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洞簫

賦曰標紛敷以扶踈廣雅曰暢長也 齊曰蹈

履也言自於山川迫隘之路至秦郊始開豁然

高明壯大 邪界褻斜右濱汧 善曰西都賦

彌望千里 隴首之險長楊賦曰命右扶風發人西自襄斜

梁州記曰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襄谷南口曰

襄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西京賦曰關閔華

戎岐梁汧雍漢書汧山在扶風汧縣西蓋鐵論

曰秦右隴阨漢書幸雍白麟歌曰寶雞前鳴甘

泉後涌而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嶠波冢

九峻宗截薛太一龍洛從子孔切善曰漢書曰

倉坂城祠之其神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

祠城則若雉雉其聲殷殷野雞夜鳴以一牢

祠之名曰陳寶薛綜曰甘泉山名應劭曰甘泉

在馮翊雲陽縣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為

終南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曰

於前則終南太一一山明矣漢書左馮翊有雲陽

縣西京賦曰後則高陵平原又曰連崗乎嶠冢

服虔曰截薛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監曰

截薛即今謂峩我也郭璞曰龍從高峻貌也吐

良曰陳倉有寶雞祠故云前鳴

清風之颺聊戾納歸雲之鬱鬱善曰孔叢子孔

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子講德論曰虎嘯

而風寥戾思玄賦曰憑歸雲而遐逝楚辭曰望

谿谷兮滄鬱向曰言此山能南有玄灞素澹

湯井温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善曰玄素

產二水名也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又曰舍素

波

善曰漢書曰

牢

為

曰

冢

吐

善曰孔叢子孔

子曰夫山者興

南有玄灞素澹

善曰玄素

水色也灞

在新豐

在藍田縣

輔黃圖

咸陽縣東

韓聞秦

善曰史記

冢

波

牢

為

曰

冢

吐

善曰孔叢子孔

子曰夫山者興

南有玄灞素澹

善曰玄素

水色也灞

在新豐

在藍田縣

輔黃圖

咸陽縣東

韓聞秦

善曰史記

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人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西都賦曰通溝大漕控引淮湖與海通波也翰曰漕水運也林茂

有鄠戶之竹山挺藍田之玉善曰西都賦曰商洛綠其隈鄠杜濱

其足竹林果園芳草甘木漢書扶風有鄠縣西都賦曰藍田美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

齊同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臯隩烏到區此西賓

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

然乎善曰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勁松彰於歲

寒貞臣見於國危五臣本作危國入鄭都而抵紙掌義

相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

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爲善曰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

後凋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史記曰鄭相公友者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

殺相公鄭人共立其子為武公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皆談說之客也左

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

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兮弊子又改為兮向曰塗炭如布炭火於地而不

避也鄭都今鄭縣也抵撫也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

舉偽烽以沮慈衆淫嬖衰以縱士軍敗戲水

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滅呼為亡國善

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嬖愛褒姒竟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為后褒姒不好笑幽

王為燧燧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匿邪也國語曰詭詐沮驚也

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理以報勤外離西楚之禍內受牧

豎之焚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山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中牧者持

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柳自古至今葬未有盛禍豈不哀哉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

圖言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賞生理報勤謂反以生理之事以報其功勤也

山厚以珠玉工匠皆閉於中不語曰行無禮必

自及此非其効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謂行無禮必自及者也

無禮以此自及固是其効也齊曰語曰謂或有此語也始皇乾坤以有親可

父君子以厚德載物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

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親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故以乾坤為喻焉

育萬物言高祖法此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

明神武豁呼達大度而已也善曰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天生德

聰明神武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乃大度向曰非獨有此而已復有他美者也

實慎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

土且猶弗遺而况於隣里乎而况於卿士乎善本

無而况於卿士乎六字于斯時也乃摹莫胡寫舊豐製造新

邑故社易置粉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

雞犬以善本作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善曰論語曰

氏傳季孫行父曰明允篤誠廣雅曰款誠也說苑晏子謂景公曰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也三

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者糞餅商人立為新豐西京雜記

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

立之漢書曰高祖禱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社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

尚書傳曰襲因也渾胡本切翰曰追舊謂造新豐也篤厚誠信靡無漸潤逮及也率土且如

此而况卿士乎言皆籍舍怒於鴻門沛跼五臣

躋而來王范謀害而不善本許陰授劍以約莊

搆力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

噬寔要伯於子房樊抗憤以卮酒咀慈彘肩以

激揚善曰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

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言不

敢背德戒沛公早自來謝沛公且見羽鴻門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

出謂項莊曰汝入以劔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
 女屬且為所虜莊拔劔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
 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舍怒深矣毛詩曰謂天
 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尚書曰四
 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撻挺也周易曰履
 虎尾不咥人亨鄭玄注本為噬噬齧也音誓漢
 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間之
 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
 卮酒彘肩噲飲酒拔劔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
 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又谷永上疏
 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也翰曰撻挺萬大也
 其危若首冬之葉待霜而墮猶履虎尾而不被
 噬者是張子房要項伯之力也忽蛇變而龍據
 雄霸上而高驤

曾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
善曰史記褚先生曰夫夫龍變

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
漢書曰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鄒陽上書曰蛟

龍驤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
 斗於范增增怒撞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銑曰言沛公忽
 蛇變為龍而舒申其體脫至霸上軍而心高舉
 也

嬰胷組於軹止塗投素車而肉袒
善曰蘇

亭名在長安城東十三里左氏傳曰鄭伯肉袒
 牽羊以逆杜預曰肉袒示服為臣僕也濟曰
 沛公入關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軹道傍軹亭名胷繫也

踈飲餞於東

都
五臣本
畏極位之盛滿
善曰漢書曰踈廣字

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
 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
 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爾毛萇曰
 祖而舍轍飲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劉德妻死
 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良同

善金墉鬱其萬雉峻嶒魚峭以繩直善曰西京賦曰橫西

洫而絕金墉又曰建金城之萬雉峻嶒謂棧嶒嶮貌也毛詩曰其繩則直毛萇曰言不失繩直之

宜也銑曰金墉長安城也峻嶒高峻貌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

清閼音域善曰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夏侯嬰冢在橋南三

里陽橋之陽也三輔黃圖曰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且清也向同善

注都中雜選五臣本作齊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

五臣本作闕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莅職勵

疲鈍以臨朝勗自疆而不息善曰長安舊都故曰名京潘子初臨

故曰新館莅職謂釐政也毛萇詩傳曰莅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又曰勗勉也周易曰

君子以自強不息翰曰岳既入長安城見七女衆盛所以備其禮儀就公館臨其職也勵疲

鈍岳自謙也欲以慕君子自疆不息耳即就也於是孟秋爰謝五臣作孟春受

謝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

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廩五臣本作廩管庫藏蒞外蒞

於城隅者百不處一五臣本作一處善曰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

去也上林賦曰聽覽餘閑舞賦曰餘日怡蕩言今之寺署蒞蒞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分

不能處一也漢書曰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

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廩市中空

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鑰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蒞聚貌也說文曰蒞小貌處一或

藏也字林曰蒞聚貌也說文曰蒞小貌處一或

為一處非也 濟曰蕭條空曠貌散逸無人也
葭芮陋小貌時府寺市井之類皆毀廢有陋小
者或在城之偏隅若舊 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宜
有百處今纔存一處

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五臣作無其

處而有其名善曰皆里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
安尚冠里又曰武帝同母姊金王

孫女號脩成君 夷漫滌蕩平滅貌不知其處但有名而已爾

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馭蘇安素

而款駘徒盪欄五臣本作枌計詣而轢歷承光

徘徊桂宮惆悵柏梁善曰漢書武帝故事上起

道相屬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然

西則有唐中數十里其北沼太液池漸臺高二

十餘丈名曰太液又曰柏梁災越俗有火災復

起宮必以大用勝厭之於是作建章宮漢武故

事曰以香柏為之香聞數十里薛綜西京賦註

曰馭娑駘盪枌詣承光皆臺名 齊曰縈繞款

至也 良同善註言盡已毀壞故徘徊惆悵也

驚滅雉雉善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

離離而余思之芒芒善曰驚雉似山雞而小冠

性悍戾愍害飛走如風之焱也微子麥秀之歌

曰黍苗油油 翰曰言臺殿陂池荒敗故驚雉
狐兔得居也 向曰皆謂耕田生黍苗離 洪鐘
離然岳因自歎見此而心思亦芒芒也
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五臣本作不縣二字
乘風縣鐘華獨樂 齊曰洪鐘大 禁省鞠為茂
鐘也頓落也乘風懸鐘格皆毀也

草金狄遷於霸川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日本名禁中漢儀注孝元皇后父名禁

避之故曰省毛詩曰踧踧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即金狄也

良曰鞠草茂貌秦鑄銅人十二以象長狄董卓壞以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陽到霸城

重不可致使留懷夫蕭曹魏丙之相善曰漢書之故云遷霸川

人漢王即皇帝位拜何為相國又曰曹參沛人也代蕭何為相國又曰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

宣帝即位代韋賢為丞相又曰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宣帝即位代魏相為丞相

也夫者 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

善曰漢書曰辛慶忌字

語之端 辛李衛霍之將

善曰漢書曰辛慶忌字

也為親附敬其威信本狄道人又曰李廣隴西人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入界漢書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

擊匈奴又曰衛青字仲卿為大將凡七出擊匈

奴同善註 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

善曰漢書

銜命奉使職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無人處牧羊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

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騫為博望侯

教敷而彛倫敘

善曰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也尚書曰彛倫敘敘

而智

善曰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也尚書曰彛倫敘敘

蕭曹之流為相布政教則常倫有次序辛李之屬為將兵舉於四夷而皇威宣暢也

而智

善曰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也尚書曰彛倫敘敘

蕭曹之流為相布政教則常倫有次序辛李之屬為將兵舉於四夷而皇威宣暢也

而智

善曰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也尚書曰彛倫敘敘

蕭曹之流為相布政教則常倫有次序辛李之屬為將兵舉於四夷而皇威宣暢也

而智

善曰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也尚書曰彛倫敘敘

蕭曹之流為相布政教則常倫有次序辛李之屬為將兵舉於四夷而皇威宣暢也

而智

善曰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也尚書曰彛倫敘敘

蕭曹之流為相布政教則常倫有次序辛李之屬為將兵舉於四夷而皇威宣暢也

而智

善曰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也尚書曰彛倫敘敘

蕭曹之流為相布政教則常倫有次序辛李之屬為將兵舉於四夷而皇威宣暢也

而智

傳註曰投奔命也史記曰魯連好持高節良
日臨危謂張騫使絕域也投命謂蘇武使匈奴
也
暨乎稔故**侯之忠孝淳深**善曰小雅曰暨及
也漢書曰金日磾

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
駙馬都尉莽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卧未起何
羅從外入曰磾奏厠心動立入坐内戶下何羅
裏白刃從東廊上日磾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
禽縛之繇是著忠孝節封為稔侯
銑曰金日
磾以篤敬悟主每往甘露宮見母形像未曾不

泣
陸賈之優遊宴喜善曰漢書曰陸賈楚人也
高祖拜賈為太中大夫有

五男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
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
女女給人馬酒食後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
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
庭公卿間名聲籍甚谷賓戲曰陸子優游新語
以興毛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翰同善註

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

善曰史記曰司
馬遷字子長為

太史令脩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太初凡百三十
篇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擢為宗正著疾讒
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傳列女傳
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壘校尉為七
略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王褒字子
淵揚雄字子雲昔工為文
趙張三

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

善曰漢書曰趙廣
漢字子都承郡人

字京北大尹發姦擿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高
河東人也守京兆尹袍鼓稀鳴市無偷盜又曰
王遵字子貢承郡人也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
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
泰山人也章以選為京兆尹又曰王駿琅邪人
也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至駿皆有能名
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曰于定國
字曼倩東海人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

鯨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字子季南陽人也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也

推士 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班固贊曰汲黯之正直鄭時之推賢

終童 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 善曰漢書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又曰賈誼維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文稱於郡

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 飛翠

綏而拖 善本 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 善曰鄭玄禮記

注曰綏纓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記杜預上書曰伏湛宜出入禁門補缺拾遺是也 向曰綏玉皆朝臣之所服出入禁門者非一人

或被髮左衽奮迅

泥滓 善曰謂日磳也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衽矣凡人沉於卑賤故曰泥滓東觀漢記曰趙

憲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瑕穢動增泥滓說文曰滓殿也 翰曰又疊上文謂日磳

自夷狄被髮左衽而貴於 或從容傳 附 會望表 此若奮迅起於泥滓也

知裏 善曰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陸賈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

夏曰子見表未見其裏 濟曰謂 或著勳績而 陸賈平諸呂有功故云望表知裏

嬰時戮 善同良注 良曰 或有大才而無貴仕 皆謂廣漢之屬

善同翰注 翰曰 皆揚清風於上列 善作 垂令 謂賈誼之類也

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善曰

日建鴻德流清風毛詩曰令問令望左氏傳穆

羸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向曰上列上代也

鏗鏘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

都鄙善曰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為大司馬

音代鳳為司馬車騎將軍又曰弘恭沛人坐法

腐刑為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又曰石顯字君

房少坐法腐刑為黃門中尚書元帝被疾不親

政事事無小大因顯白決漢書谷永曰許班之

貴熏灼四方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寵靈顯赫光

震都鄙翰曰王音王鳳弘恭石顯之徒邪佞

用勢熏灼震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

耀於天下

徒隸齒名才五臣本難不其然乎善曰論語曰

無才字

日民無德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也

張湛列子注曰隸猶羣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

漢書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

乎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齒列也論語子曰才難

善曰

胡廣

善曰

漢書

善曰

漢書

善曰

漢書

善曰

漢書

善曰

漢書

善曰

漢書

善曰

漢書

善曰

漢書

善曰

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樛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

酒池鑿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
善曰漢書贊曰武帝設酒池肉林賈氏國語注曰鑿察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

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過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 翰曰商辛紂也為酒池以曲亡國漢武帝復為之履覆車之跡而不改寤

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
善曰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大

修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社土山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游蕩無度 向曰白虎殿名曲陽侯王根僭淫造第以象之是無法度

也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又視
善曰家語孔子曰命者性

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 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

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如武帝有雄才

大略漢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術見上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樂成侯登上書言樂大天子見太悅曰臣之師有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乃拜大為五利將軍 良曰帝耽

溺之其雄才大略亦何在也 **侔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祕**

善曰淮南子曰大大夫夫無為與造化逍遥 **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

失水曝曝
善作 **鱗骼於漫沙隕明月以雙陸擢仙**

掌以承露于雲漢而上至

善曰薛綜曰海若海神楚辭曰令海若舞

馮夷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島海中洲也莊子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異物志云鯨魚長者數千里或死於沙上得之皆無目俗言其日化為明月珠漢書孝武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

薛綜曰干犯也翰曰靈若海神也海島高深翔集此神於此又刻石象鯨魚失水曝於沙上故云雙墜

鏡曰又作仙人捧承露盤挹雲表之露

致叩蒟矩其奚難

惟余欲而是恣縱五臣本作從逸遊於角觝郵絡甲

乙以珠翠忍生民五臣本作人之減半勒東岳以虛

羨善曰班固漢書西域贊曰孝武之時感蒟醬

戲文穎曰秦名此樂為角觝兩兩相當角力

藝射御故名角觝也班固漢書贊曰孝武造甲

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音義曰甲乙帳名也漢書贊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續漢書曰羣臣上言宜封泰山詔曰遠遣

超長懷以遐

念若循環之無賜善曰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

本銑曰賜盡也言思念較角面朝之煥炳次

後庭之猗靡善曰言先明面朝次至後庭也廣雅曰較明也周禮曰面朝後市子

虛賦曰飛翮垂鬚扶輿倚靡較音校向曰言見較量面朝之事煥炳明白可觀也次及後庭

之事亦猗靡可述也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

明智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圈聞獸

走馮婕妤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上問何故當能婕妤好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身

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常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好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

衛鬢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善曰漢

書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漢武故事曰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毛詩曰鬢髮如雲之忍切荀悅漢紀曰趙女善舞號曰飛燕上悅之事由體輕而封皇后也左氏傳叔向之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黕黑而其美光可以鑑人 齊咸善曰武帝衛皇后其髮鬢黑光可以鑑人

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善曰以奇見幸故曰

禍侈銑曰聲流謂馮班二婕妤好津便門以右之盛德禍侈謂衛趙二后之疾惡

轉究吾境之所暨善曰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橋杜預左氏傳注曰暨

至也銑曰便門橋也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至此盡長安界究盡也

之命帥周受命而善本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

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

軍禮以長擅利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

善曰方言曰掩止也掩與揜同漢書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

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

滿上至不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士謂車騎曰將軍約

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

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

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
 致果為毅薛綜西京賦注曰華蓋星覆北斗王
 者法而作之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壘
 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
 遠顔咫尺說文曰擡拜舉手下也漢書曰丞相
 條侯至貴俾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倨敖也良
 謂能制敵也華蓋天子之蓋壘和軍門擡揖也
 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憫輟駕而容與
 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
 扞汗矢言而不五臣本作弗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
 里於遷路尋賜劔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
 五臣嫉作善曰杜郵亭名在咸陽西
 疾於作干何而不有今謂之孝里辛氏三秦記

曰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墓憫猶罔
 罔矢志之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
 使王陵攻趙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
 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
 侯請之終不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
 不聽臣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
 留咸陽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
 乃使使者賜之劔自殺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
 得筭之多者也尚書曰率籲衆感出矢言何休
 公羊注曰刎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詐於
 下俱害之道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也
 翰曰杜郵白起所死之地名岳求索此地已改
 名孝里故云前號憫失意之貌矢直也言昭王
 拒扞直言不納反推怨以殺之闇謂范睢窺秦墟於渭
 主即昭王也疾妬之臣謂范睢
 城冀闕緬其五臣本作而堙人盡覓陞殿之餘基裁

波岷大河切以隱嶙力忍反善曰聲類曰

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緬盡貌也衍切岷蛇

嶙絕起貌良曰渭城古咸陽也冀闕秦闕名

緬微埋滅也岷岷隱嶙將平之貌陸殿階也

想趙使之抱壁瀏幽力睨楹以抗憤善曰史記曰

無意償趙城相如曰壁有瑕請指示王王授壁

相如因持壁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

城色故臣復取壁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壁

俱碎於柱矣相如以其壁睨柱欲以擊秦王乃

辭謝瀏睨目清貌也銑曰瀏燕圖窮而荆發

怒日貌抗憤猶發憤楹柱也荆圖窮而荆發

紛絕袖而自引善曰史記曰荆軻獻燕督亢之

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提之未至身秦王驚曰

引而起袖絕以其匕首提秦王不中提丁鳩切

濟同善注筑聲厲而高奮狙預七潛鈆以脫臏頰忍切

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以擊

筑聞於秦始皇始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

秦帝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鈆

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論衡曰高漸

離舉筑擊秦王中臏秦王病瘡死蒼頡篇曰狙

伺候也尚書刑德放曰臏者脫去人之臏也郭

璞三蒼解詁曰臏膝蓋矐音各一音據天位其

格向曰臏膝蓋骨也狙伺候也據天位其

若茲亦狼狽而可愍五臣本作愍善曰尚書

略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

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

執狽音具翰曰言始皇據簡良人以自輔謂

有大位乃狼狽若此可愍也

斯忠而鞅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
 孫氏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又曰李斯者上
 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
 上郡始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
 亥為太子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
 劔以自裁扶蘇為人仁即自殺賈逵國語註曰
 苛煩也鄭玄周禮注曰矯稱詐以為是 銑曰
 秦簡忠賢自輔云得李斯商鞅鞅作苛法弃灰
 於道者刑也斯乃矯殺太 儒林填於坑 穽詩
 子扶蘇於朔邊也捐弃也

書燭而為煙 善曰史記曰盧生為始皇求仙藥
 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李斯
 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
 語詣守尉雜燒之郭璞方言注曰今江東呼火
 熾猛為燭 濟曰李斯勸始皇坑儒士焚詩書
 國滅亡以斷後身刑鞅 患 以啓先 五臣本 商法
 作前

焉得以宿黃犬何可復牽 善曰史記曰秦孝公
 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
 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
 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
 車裂商君鄭玄周禮注曰車裂曰鞅史記曰李
 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
 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
 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刑
 鞅之辟二人為首故曰啓前 良曰國滅亡謂
 秦也商鞅竟為 **野蒲變而成脯死鹿化以為馬**
 車裂李斯晉斬 善曰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東蒲為脯
 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
 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
 謂鹿為馬也 銑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
 乃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於 **假讒逆**
 二世羣臣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也 臣

本作以天權鉗眾口而寄坐善曰春秋元命苞曰赤受命持天權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向曰二世假借天兵在

頸而顧問何五臣本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

聽惟請死而獲可善曰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

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

關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

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

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閹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

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

願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弗許閹樂

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國語單襄公逮善本子

日兵在其頸不可久也

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五臣本禍勢土崩而莫

振作降王於路左善曰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

日今使我齊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

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

殺高於齊宮廣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紓徐也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

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

不知此之謂土崩賈逵國語注曰振救也漢書

日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軹道旁

濟日子嬰始皇孫趙高既殺二世而立子嬰子

嬰立乃手殺高以舒國禍言秦積惡久人心離

散勢如土崩雖討一賊不可振舉故降沛公於

軹道蕭收圖以相劉料聊險易與五臣本眾寡

善曰說文曰料量也孫子曰地者近遠險日易

又曰識眾寡之用者勝也良曰沛公入咸陽

蕭何收秦相府圖書藏之高祖所以知天羽天

下戶口多少地形險易何由是為漢相

羽天

羽天

羽天

羽天

羽天

羽天

羽天

羽天

羽天

與而弗

五臣本作不

取冠沐猴而縱火

善曰史記曰客有說張耳

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漢書曰羽西屠咸陽燒其宮室楚辭曰若縱火於秋蓬

銑曰項羽既言楚人如沐猴而冠耳果然沐猴猴也此所謂天與不取也

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

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鄧析子曰賢愚之相

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丹太子死懷恨入於九泉

祖下及九泉謂項感市閭之敢阻井歎尸韓之

舊處蒸善本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時喻

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評望之以

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温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

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

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傅善曰說文曰敢麻蒸也

市也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恐潘誤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論

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許以為直者說文曰許而相斥罪左氏傳穆叔曰齊人釋憾於弊

邑之地又魏犇公欲殺之而愛其材周易曰開物成務莊子曰襄公之應司馬曰夷知大體者

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翰曰韓延

壽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官錢千餘

萬御史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

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延壽竟坐弃市吏

人數千送至渭城鼓井即渭城東賣麻蒸之市
岳言延壽惠愛在人能使丞屬號泣於闕下人
願以百身贖其罪初望之將案驗延壽郝吉止
之後聞延壽誣舉事遂復案驗且延壽雖有專
擅之罪然有幹時之才而望之宜存公忘私安
可許舉小恨用明法以快其心哉乃不愛人之
才成國家之務耳望之左遷太造千長山而慄
傳是不弘大體非天下之望也

慨偉龍顏之英主曾中豁其洞開羣善奏而必

舉善曰漢書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
陵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

通名山陵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
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也潘元茂九

錫文曰羣善必舉也濟曰造至也長山漢高
陵也高祖龍顏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必舉

之用存威格乎天區亡墳掘勿而莫禦臨掩坎而

累抃步毀垣以延佇

善曰尚書周公曰時則有
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

漢書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
曰脩復西京園陵爾雅曰揜蓋也郭璞曰謂覆

蓋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抃楚辭曰結幽蘭而
延佇良曰言高祖生則存威德至于天地崩

亡則墳隴被發掘不能禦也王莽之亂諸陵皆
見發掘岳見壞墳毀牆意傷之故撫膺而延佇

也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

善曰漢書曰
惠帝葬安陵

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譙無譏乎楚辭曰欲寂
寞而絕端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也寞

靜也翰曰越於也安陵惠帝
弔爰絲之正義

陵也其聲寂寞無以褒貶也
五臣本伏梁劔於東郭善曰漢書曰表盜字絲

居梁孝王欲求為嗣盜進說王以此怨盜使人
刺殺盜安陵郭門外盜烏浪切

訊景皇於陽丘奚

五臣本作爰

信譖

五臣本作讒

而矜謔

隕

五臣本作殞

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

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

五臣本作之

無討

茲沮善而勸惡

善曰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加誣曰譖

爾雅曰戲謔也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

削之地許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

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

穎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

漢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

可成無討謂不誅盎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

辜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

毛萇詩傳曰沮止也銑曰陽丘景帝陵也景

帝為皇太子時吳太子侍飲博爭道不恭皇太

子引博局提殺之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

王起七國兵反袁盎與錯有隙乃說上謂上曰

七國之反以誅錯為名今斬錯使赦七國可兵

不血刃上遂斬錯信讒謂聽袁盎之計也矜謔

謂因博而殺吳太子也誅晁錯是助七國之逆

景帝過聽盎之讒計而不討究其事便即殺錯

此是沮天下為善者勸天下為惡者誠可恨之

善曰漢書曰

些孝元於渭塋執奄尹以明貶

元帝葬渭陵

奄尹謂弘恭石顯也班固漢書述曰闔尹之些

穢我明德韋昭曰些病也疾移切鄭玄禮記注

曰些毀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貶損也齊曰奄

尹弘恭石顯也執此以用之明元帝可貶也

褒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也善曰褒猶贊美

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善曰漢書曰成帝葬延陵

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蝕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

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

書曰趙王幽死張晏漢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囚情也一日勒毛萇詩傳注曰勒告也翰曰延

門成怵大音淫嬖之凶忍勦子皇統之孕育張舅

氏之姦漸貽漢宗以傾覆善曰小雅曰徂怵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

書曰司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

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

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其命是也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貽

遺也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國家向曰快縱也舅氏篡弒之漸自此開張漢宗所以傾覆也

勦絕也舅氏王莽族也刺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

法堯而承禪善本永終古而不刊善曰漢書曰哀帝葬義陵

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後代丁明為大司馬即三公之職也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辭

曰長無絕兮終古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銑

曰刺譏也義域哀帝陵也董賢有美色帝幸之封為高安侯故云僭天爵也帝欲法堯舜之事

禪位與賢羣臣莫敢言王閔切諫乃止此終古不可刊

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父

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爛

五臣本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

善曰漢書曰平帝葬康陵又曰孝平王皇后葬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故云激義誠以明節后不合葬故曰孤墳濟曰瞰視也康園平帝陵

也驚橫橋而旋軫歷敝五臣本邑之南垂善曰

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也良曰橫橋橋名旋軫

還車也弊邑自謂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

房步之屈求奇疏南山以表闕倬卓樊川以激

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

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吐汗鳥而為沼豈斯宇

之獨墮善曰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

川漢武上林准此為盛史記由余曰役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注

曰備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禮記曰遠廟為祧又邾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

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汗與洿古字通方言曰隳壞也銑曰阿房宮前殿以木蘭為梁以磁

石為門懷刃者止之以南山為闕以樊川為池如此壯麗役鬼神營之亦猶不可況人力所為

而不勞乎為此宮彫斲未畢沛公義兵已交馳於中矣凡臣弑君汚其宮而豬焉言秦宗廟尚

污為沼況是宮能不隳壞乎由偽新之九廟誇善本宗虞而

祖黃驅吁嗟而妖臨去搜佞哀以拜郎善曰漢書王莽

下書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

愍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顯王又曰鄧曄于匡起兵南鄉

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誦六藝以飾奸焚詩書而為郎也

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善曰漢書

樂經徵天下通一藝皆詣公車史記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

守尉雜燒之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

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向曰莽誦六藝以飾奸詐秦

焚詩書而取面牆為惡不同同歸於亡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以

中興善曰宣紀贊曰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

亂之後故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

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

非命縱聲樂以娛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

知仁善曰漢書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

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是為

孝宣帝即位乃葬衛后追謚曰思后故太子

謚曰戾史良姊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

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帝父曰悼

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

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

兆塋也詢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

夢毛萇詩傳曰隱痛也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

之妣為王母又曰率循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

語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齊曰宣帝戾太子孫生數月而孤幽之囹圄其

色養之心不輟故於敘園陵之禮有加于舊典

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以
倡優千人樂千人邑名起於此王母即宣帝
母戾太子事時并遇害言宣帝所行之事不必
合於禮典然隱而行之適于人情亦以足知其
仁也詢**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隆**善曰廣
雅曰憑

宣帝名**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隆**善曰廣
雅曰憑
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里隈厓也
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音義或曰汗下也
良曰高望堆名陽隈堆之**開襟乎清暑之館遊**
南也體水陸高下形勢也

目乎五柞之宮善曰曹植閑居賦曰愬寒風而
開襟清暑謂甘泉也西都賦曰

九峻甘泉固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
楚辭曰忽反顧而遊目漢書曰蓋屋有五柞宮
也翰曰清暑五
柞皆漢宮觀名**交渠引漕激湍生風**善曰漢
書武紀

曰穿曹渠通渭如淳曰水轉曰漕
曰交渠溝渠之名生風言水之急也**乃有昆**

明池乎其中其池則湯湯汗汗滉瀆彌漫浩

如河漢善曰西都賦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
明之池漢書曰武帝發謫吏穿昆明池

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吳都賦曰湏江
泮汗瀆少森漫又曰泓澄齋溱傾溶沆瀣南都
賦曰布濩漫汗漭沆洋
溢向曰言廣大也**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

音先**且似暘谷夕類虞淵**善曰西京賦曰日月
於是乎出入象扶桑

與蒙汜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楚辭曰
出自暘谷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淮南子曰至
于虞淵是謂黃昏銑曰麗著**昔豫章之名字**
也暘谷日出處虞淵日入處

披玄流而特起儀景星於五臣本**天漢列**五臣
本作

對牛女以雙峙善曰西京賦曰豫章珍館揭焉
中峙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

觀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渚楚辭曰臨沅相之
玄淵儀謂法象之也西都賦曰左牽牛而

右織女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
女象濟曰景星瑞星也言於池中起豫章觀

儀法瑞星以石刻為五臣本圖萬載而不傾奄

牛女之宿列於池邊作圖觀觀數仞之

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層五臣本觀觀數仞之

餘址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武帝

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濟曰其謀

欲使萬代不毀而纔經百餘年而便摧落豫章

觀其高百尋至今傾振鷺于飛鳧躍鴻漸乘雲

壞只有數仞餘址也振鷺于飛鳧躍鴻漸乘雲

頡頏胡隨流澹濼淡徒湛澹濼濼濼濼濼

唵直陵陵五臣本灰渠儼反善曰蜀都賦曰其

鷺于飛爾雅曰舒鳧鷺毛萇詩傳曰鳧水鳥又

曰大曰鴻小曰鴈周易曰鴻漸于陸魏都賦曰

羽翮頡頏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飛而下曰

頡頏南都賦曰嚶嚶和鳴澹淡隨波上林賦曰澆

灑賈隆字林曰澆小水聲也西京賦曰散為

驚波上林賦曰唵菁藻薛綜東京賦注曰菱

也芡雞頭也良曰振鷺鳧鴻皆鳥名漸進

也銑曰乘雲言飛高也頡頏鳥聲澹淡浮貌

翰曰澆灑出沒貌唵

華蓮爛於淥五臣本

沼青

蕃煩蔚乎翠激善曰說文曰蕃草茂也激波際

際激水伊茲池之肇穿肄水戰於荒服志勤善作

遠以極武良無要五臣本於後福善曰釋穿池

在勤於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

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

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

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

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

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

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

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

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

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

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

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

修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左氏傳周宰
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鍾會檄曰窮武極
戰杜預左氏傳注曰而菜蔬芼毛實水物惟錯
要邀也

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

善曰西都賓曰華實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字
書曰賦足也皇代謂晉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
故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
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翰曰此中物產豐乎原陸先
時毀之今更復也芼草也
凡厥寮司既富而

教咸帥貧惰同整檝接權五臣本收畧課獲引

繳勺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五孝反善曰論

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品第其所
獲也杜預春秋左氏傳曰效致也謂其舉所致

多少也銑曰百寮主司能使人富而又教之

人皆相帥同整舟楫漁於此池有所效獲而利

之婚姻以時愁徒觀其鼓柁五臣作拖迴輪灑

人亦為樂也投罔五臣垂餌出入挺义初加切五

來往善曰言欲迴輪必先鼓柁也郭璞方言曰

以收釣緝也輪或為綸毛萇詩傳曰緝綸也灑

亦投也挺板也又取魚义也西京賦曰义簇之

所攬濟曰拖船尾輪釣織經連白鳴根郎

厲響貫鯁下尾掣昌三牽兩善曰織經連白

羽連綴經其上於水中二人對引之說文曰
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船為聲言曳織經於前鳴
長根於後所以驚魚令入網也淮南子曰魚者
扣舟罟猶繫也書曰掣牽也良曰言三度掣

得魚鉤兩度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頰鯉於黏微善

杜預左氏注曰弛解也鯉鯤二魚名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網者為大網以繳繫鉤羅屬著網鉅

鉤也說文曰黏相著也女廉切又曰微大索也言魚黏於網故曰黏微也向曰網鉅鈞鈞也

微網也有在鈞及華魴躍鱗素鱣揚鬚善曰薛

著網者皆解取也華魴躍鱗素鱣揚鬚賦注曰鬚脊也齊曰鮪鱣皆魚名雍五臣本

事謂鮮華也躍鱗揚鬚言魚尚生者雍禮曰內

人縷切鑿刀若飛應刃落俎霍霍私霍霍善曰周

饗中士鄭玄曰饗者割烹煎和之稱也毛詩曰執其鑿刀良曰饗人造食之人縷切言切魚

細如線縷也鑿刀上鈴刀若飛謂疾也應紅鮮刀刃而落於俎器中霍霍罪罪細淨貌

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去御既餐服以屬厭泊

恬靜以無欲音俞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善

傳毅七激曰膾其鯉魴積如委紅張衡七辨曰

鞞洛之鱗割以為鮮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

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待之也

毛詩曰以御賓客左氏傳曰梗陽有獄其大宗

路以女樂魏子將受閭沒女寬將諫饋入三歎

曰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

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

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人賂廣

雅曰恬泊靜也老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

欲而民自朴翰曰紅鮮鱠之色載成遲待也

言鱠初成賓旅竦踴以待御食既餐服之而屬

其美翻然思泊淡無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

慮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善曰言將還也策

也毛詩曰文茵暢轂楚辭曰新沐者必彈

冠新浴者必振衣銑曰整衣冠將還也徘徊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酈鎬五臣本如渴如飢心翹慙五臣本以仰止

不加敬而自祗善曰酈鄩周所居也孔叢子子

詩曰高山仰止禮記曰宗廟之中未施敬而人

敬常自祗懼也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

善曰琴操曰崇侯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

也長子發中子曰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

論語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曰予有亂

臣十人馬融論語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

畢公榮公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

文母也廣雅曰希庶也向曰言思賢之心豈

敢望夢三聖如十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酈及

亂或欲希冀之鄩五臣本作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

德延祚莫貳其一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經之

營之又曰作邑於酈又曰宅

是鎬京左氏傳季梁曰人和而神降之福史記

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漢書翼奉上書

曰永世延祚不亦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

長唯有一莫能為二蔡邕胡黃公頌曰參其

二也濟曰靈臺文王所作人願為之不日而

成酈鄩之都固大其屋室庶人如子之來故神

降吉祥也此由積道德以延祚嗣永惟此邦云

天下無有二心之人惟其一也

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羸鋤以借子

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間開田沾五臣本

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而愧而訟息

善曰言誰之識言難識也馬融廣成頌曰三五以

來越可略聞周禮嘉量銘曰允臻其極漢書賈

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日敗借父耰鋤慮有德
 色音義曰假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
 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
 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為公卿二
 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
 所爭以為閑田毛萇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讓
 路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史記張儀魏人也始嘗
 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
 儀儀以學而游說諸侯 銑曰此郡之風雖以
 略聞不至其極言秦法父子異居子有贏餘之
 鉅以借於父仍說秦法不許自以有恩而形於
 色也蘇秦張儀喜秦政多僻得縱聘譎詐也虞
 芮二國爭田見周人皆讓其畔訟者遂息退為
 閑田荆棘已生言其地不改經周秦之化而人
 情有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
 畏耳

下猶善本無鈞善本之埏失埏音植善曰漢
猶字均善本之埏書董仲舒曰上

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
 如淳曰陶家作器於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
 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河上公曰埏和佳善
 也埴土也謂和土以為器也

無此五方雜會風流溷淆胡惰農好利不昏

善本作昏作勞密邇儉險狃允戎馬生郊善曰漢書

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商賈為利說文曰溷
 亂也溷或為渾尚書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左
 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儉狃孔熾
 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向曰五方所湊
 溷亂之地農人怠惰不疆作勞溷亂昏疆也而
 濟曰密邇近也儉狃匈奴也故戎馬生於郊而

制者必割實存操平刀善曰漢書賈誼曰黃帝

產曰大官大邑而使學者制焉猶未能操刀而
 使割也良曰為政臨人亦由操刀制割惟意

所擬而成言雖溷淆戒人之升降隨善本政隆

替鐵杖五臣本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

竊善曰左氏傳子展曰杖德莫如信杖信以待

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

賞之不竊也銑曰言為政由人但仗信義莫

不盡其情自絕營欲雖雖智不能理明不善本

賞之使竊不為也雖智不能理明不善本

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已結反善曰言

其才信無欲之心庶足以理左氏傳太史克曰

庶幾免於戾乎戾下或有劣字非也翰曰言

我雖不能明察任信無欲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之心庶幾免于罪戾也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善曰論語冉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幽通賦

曰評來哲以通情向曰至如禮樂化人非我

能及以待將

來之智者矣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

奪字客舍重校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註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遊覽

登樓賦 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富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

王仲宣 善曰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獻帝西遷粲從至長安以西

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後太祖辟為右丞相掾魏國建為侍中卒良

曰魏志云王粲山陽高平人少而聰慧有大才仕為侍中時董卓作亂仲

宣避難荊州依劉表遂登江陵城樓因懷歸而有此作述其進退危懼之

情也

登茲樓以四望今聊暇五臣作假日以銷憂善曰馮衍顯志

賦曰伏朱樓而四望采三秀之華英孫卿子曰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也賈逵國語注曰暇閑

也暇或為假楚辭曰遷遂次而勿馳聊假日以銷時邊讓章華臺賦曰冀彌日以銷憂漢書東

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假古雅切翰曰時天下喪亂逼迫無暇故假借此日登樓而四望也

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

浦兮倚曲沮子余之長洲善曰西京賦曰雖斯宇

曰增臺顯敞禁室靜幽蒼頡篇曰敞高顯也爾雅曰仇匹也挾猶帶也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

焉而東南注于睢漢書地理志曰漢中房陵東山沮水所出至郢入江睢與沮同濟曰斯宇

則此樓也敞高仇匹也謂明高少匹也背墳衍漳沮水名言樓在其傍若挾而倚也

之廣陸兮臨臯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孟康漢書注曰沃灌既也爾雅曰彌終也謂終極也盛弘之荆

州記曰江陵縣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彘而終於陶爾雅曰郊外曰牧荆州圖記曰

富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謂昭丘

丘楚昭王墓也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

兮曾何足以少留善曰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

之田也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楚辭曰雖信美而無禮北征賦曰曾不得乎少留說文曰曾

謂辭之寄也向曰言此雖高明寡遭紛濁而

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

思之可任善曰紛濁喻代亂也楚辭曰吸精粹而吐紛濁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

日紀毛詩曰以迄于今毛萇曰迄至也韓詩曰眷眷懷顧毛詩曰豈不懷歸毛萇曰懷思也杜預左傳注曰任當也

翰曰踰過也十二年曰紀迄至孰誰也自遇世亂遷逝居此已過一紀至今也眷眷懷歸之情誰堪此憂思也

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

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善曰

北風逾增鄉思也小雅曰馮依也漢書曰天子自軒檻上墮銅丸韋昭曰軒檻殿上欄軒上板

也風賦曰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楚辭曰目極千里傷春心漢書臨沮縣荆山在東北也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濟曰軒檻樓之欄也荆州在帝鄉南故向北開襟思故國之風

而極目遠望為荆路逶迤而脩迴兮川既漾而

濟深善曰逶迤長貌也爾雅曰迴遠也韓詩曰

日濟有深涉爾雅曰濟渡也漾以上切

翰曰

遠迤長貌脩長迴遠也漾大水也言歸路長遠

川大濟深以喻時

之險難莫能遂濟

悲舊鄉之壅五臣隔兮涕橫

陸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

善曰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漢中山王勝曰不知涕泣之橫集左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曰尼父

無自律論語子在陳曰歸歟歸歟

亂擁隔也悲涕流下而不禁哀也孔子在陳絕糧歎曰歸

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善曰左氏傳

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史記曰陳軫適楚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昔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越則且楚聲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奔逐之楚豈能無秦聲者哉窮謂鍾儀達謂莊舄論語曰小人懷土孔安國曰懷思也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翰曰楚人鍾儀為晉所縶晉侯與之琴遂操楚音侯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遂釋之莊舄越人仕楚在病楚王曰舄越之鄙人今日入楚富貴矣必思於越使人往聽之乃為越吟言思惟日歸者人情所同豈窮達之際而有殊也

月之逾邁兮俟河清五臣有其未極冀王道之

一乎兮假高衢而騁力

善曰尚書云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左傳鄭子駟

日周詩有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逸詩也爾雅曰極至也賈逵國語注曰覲望也冀與

覲同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高衢謂大道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騁馳也

日黃河清則聖人出粲苦天下反亂故云日月逾邁河清未極期也冀宇內清平假借帝王之

高道馳騁才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力以為輔弼

善曰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鄭玄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

得祿周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鄭玄曰謂已浚渫也猶臣修正其身不事君也張璠曰可為

惻然傷道未行也然不食以被任用也翰曰匏瓜為物繫而不食者也而仲宣自喻懼無寸

祿之給井渫者井不停污不為人食蓋喻修身全潔畏時君之不用也步接遲以

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
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善曰

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曰步徙倚而
遙思杜預左傳注曰匿藏也楚辭曰蕭瑟兮草
木搖落而變衰通俗文曰暗色曰黥慘與黥古
字通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大戴
禮夏小正曰鳴也者相命也向曰棲遲猶優
遊也言於樓上行步優遊遷徙倚立白日將沒
風聲並起慘慘暝色言鳥獸之類尚
求羣舉翼將歸故所而我獨羈寓原野聞其

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怊

怛而憯七感惻善曰原野聞無農人但有征夫而
已周易曰闕其戶聞其無人墀蒼

曰閭靜也毛詩曰駉駉征夫廣雅曰感傷也毛
詩曰勞心怊怊毛萇曰憂勞也音刀又曰勞心

怛怛猶怊怛也丁達切 翰曰日暮休農故原
野無人時既離亂故征夫未息仲宣感發多憯

惻切怛猶
悽愴也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胷臆夜

參乎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善曰司馬彪上
林賦注曰除樓

階也杜預左傳注曰交戾也王逸楚辭注曰憤
懣也說文曰臆胷也於力切方言曰參分也韓
子曰衛靈公泊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毛詩
曰耿耿不寐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廣雅曰盤
桓不進也毛詩曰輾轉反側 濟曰循履也階
除樓飛道也降下也言 既夕將履飛道而下
彌增憤氣滿於胷臆也參及也盤桓反側
皆不安貌謂夜及半不寐情思不安也

遊天台山賦并序 善曰支遁天台山銘
序曰余覽內經山記云剡縣

東南有
天台山

孫興公

善曰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也為章安令稍

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卒于時才筆之士綽為其冠

孫綽為永嘉太守意將解印以向幽寂聞此山神秀可以長往因使圖其

狀遙為其賦賦成示友人范榮期榮期曰此賦擲地必為金聲也此山在

會稽東南也

天台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

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

之所窟宅

善曰廣雅曰秀異也方丈蓬萊皆海中名山也爾雅曰高平曰陸謝靈運

山居賦注曰天台四明相接連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窓名山路記曰天台山即是定光寺諸

佛所降葛仙公山也

向曰方丈蓬萊四明並山名玄遠也言此山皆遠聖神仙之所遊居變

也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壤富盡

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

者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迴

善曰毛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

天東京賦曰備致嘉祥埤蒼曰瑰瑋珍琦也爾雅曰太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衡山為南嶽常

山為北嶽嵩山為中嶽常典五經之流也冥奧者冥冥深奧也幽迴遐遠也

良曰壤富謂珍美之寶靈異之物多也所以不次五嶽之數不載祭祀之常典者蓋以深奧幽遠道路所不致

矣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

善曰重溟謂海也山臨水

而影倒故曰倒景也

翰曰景影重深溟海匿藏也直上孤立曰峯平高而長曰嶺言此山俯

以臨深海山影倒在水中其峻
始經魑魅之塗

卒踐無人之境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魑山神

人銑曰始初卒終塗道也魑魅山鬼謂舉世

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絕於常篇名標

於奇紀善曰劉兆穀梁注曰舉盡也楚辭曰舉

以享謂之禋廣雅曰絕滅也篇即常典也廣雅

曰標書也奇紀即內經山記向曰禹定高山

大川而此山不載故云事絕常篇也內經山然

記所說剡東南有天台山故云名標奇紀也

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

善曰列仙傳曰赤松

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音立列仙傳讚曰吞

水須茹芝莖斷食休糧以除穀氣廣雅曰茹食

也讓慮切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言非寄情遐

遠搜訪幽冥篤信善道通神感化者何肯存之

也濟曰粒穀茹食也芝草食之可仙者綽使

圖畫此山觀而慕之故云豈虛也哉言實美也

冥幽搜求篤厚也言非脫遺世事耽翫高道絕

穀食芝者何能居之非遠託幽求厚信通神安

若已再升者也

善曰莊子老聃謂崔驪曰其疾

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也

王弼周易注曰若辭也驪音劬翰曰宵夜與

起也綽志好此山晝夜不捨故云晝誅夜起低

首仰首之間忽如再登

於此山也稅低首也方解纓絡未託茲嶺不

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善曰方猶將也纓

文曰嬰繞也纓與嬰通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良曰解脫也纓

絡繁纏也奮發藻文也言將脫去俗理之繁纏長居於此山不任吟想之極也故聊復發於文

詞以散長想之懷

太虛遼廓而無闕魚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為川

瀆結而為山阜善曰太虛天也自然道也無闕謂無名妙有謂一也言大道運

彼自然之妙一而生萬物管子曰虛而無形謂之道鵬賦曰寥廓忽荒老子曰道生一王弼曰

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謂之為妙有者欲言有不見其形則非有故謂之妙欲言其無物由之

有生則非無故謂之有斯乃無中之有謂之妙有也阮籍通老子論曰道法自然易謂之太極

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也老子曰三生萬物

融猶銷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遂而成水停

積結而為山翰曰太虛混氣也遼廓廣遠也

妙謂妙理有謂有形言混氣廣遠無所限闕運

動自然之妙理是乃萬物有形混氣融嗟台嶽

者為水結者為山瀆亦水也阜亦山也之所

五臣無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蔭牛宿

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

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善曰廣

出也魯靈光殿賦曰豈非神明依憑支持者也天台越境故云牛宿也漢書曰越地斗牛之分野結猶固也南都賦曰結根疎本華岱九疑皆山名也劉嶽周易義曰彌廣也配猶對也左傳周史謂陳侯曰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杜預曰姜姓之先為堯四嶽故曰唐典也向曰

挺拔也言奇狀者秀異不羣也寔實也實如神明之所扶持也牛星越分野言此星陰覆以曜其峯託根於此地謂靈越者言山海靈異所出也彌過也言峻極過於華岱二山直指而上復高於九疑九疑山名堯祭五嶽以配天此山神秀亦可應也詩曰嵩高惟岳峻極于天今此山齊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者以守見而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善曰王逸楚辭註曰邈遠也絕遠也魯靈光殿賦曰深也近智猶小智也爾雅曰之往也言近智守所見而不之假有之者以其路斷絕莫之能曉也方言曰曉知也翰曰邈遠也窈窕深極貌近小之往也邈彼者言此山遠也絕域者謂其遠絕人跡也幽邃深極則小智之人但以守其俗見而不往也往者以哂夏蟲之疑冰整輕翻路徑險絕莫能通曉也

而思矯善曰言淺近小智同乎夏蟲今既哂之故整翮思矯也馬融論語註曰哂笑也

莊子北海若謂河伯曰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司馬彪曰厚信其所見之時也方言

曰矯飛也銑曰矯舉也夏蟲不知冬有寒冰亦猶小智不識高道故笑之乃思欲整輕翮而

高舉以遊於中也翮鳥羽也神理無隱而不彰仙皆乘駕鳥行故曰輕翮也

啓二竒以示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

界道善曰劉向列女傳曰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二竒赤城瀑布也賈逵國語注

曰兆形也支遁天台山銘序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為道徑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色皆

赤狀似雲霞懸雷千仞謂之瀑布飛流灑散冬夏不竭天台山圖曰赤城山天台之南門也瀑

布山天台之西南峯水從南巖懸注望之如曳布建標立物以為之表識也戰國策曰舉標甚

標卑遙切界道謂為道疆界也法華經曰黃金
 為繩以界八道翰曰志所專至無隱不明無
 為不成此山上有城赤色如霞起而立標望瀑
 布泉懸流千仞如垂布而下過於石梁之上故
 云界道二奇則赤觀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
 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仍羽人於丹
 丘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曰因就眾仙於明光
 也丹丘晝夜常明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
 民齊曰見此山靈驗神思遂往而忽行也仍
 因也羽人仙人也言因仙人於丹丘尋求不死
 之庭謂求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
 仙人處也

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
 羨願也淮南子曰掘

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是也老子曰域
 中有四大漢書音義曰暢通也老子曰錘有榮

觀宴處超然良曰層城在崑崙山上天帝之
 居也言此山既可攀陟亦何羨於崑崙山將釋
 捨俗中常情所戀通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
 暢我超縱自然之道

鈴鈴披荒榛之蒙龍陟峭崿之崢嶸濟槽山溪
山溪

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善曰七啓曰余好毛褐
 未暇此服也金策乃錫

杖也鈴鈴策聲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孫
 子曰草樹蒙龍文字集略曰崿崖也字林曰崢
 嶸山高貌顧愷之啓蒙記注曰之天台山次經
 油溪謝靈運山居賦曰凌石橋之莓苔越槽溪
 之縈紆注曰所居住來要經石橋過槽溪人迹
 不復過此槽字雖殊並酉留切落邪行也五界
 五縣之界也孔靈符會稽記曰此山舊名五縣
 之餘地五縣餘姚鄞句章剡始寧服虔漢書注
 曰鄞音銀向曰被服也毛褐羽衣也金策錫
 杖並仙人所服用也森森衣貌鈴鈴策聲也落

經也荒榛深林也峭崿高峯也蒙蘿林密貌崢嶸峯高貌迅疾也橫溪溪名至深險阻也五界峻道名言濟此險阻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經峻道而疾行也

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膠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

長生善曰穹隆長曲貌西京賦曰閣道穹隆懸磴石橋也顧愷之啓蒙記注曰天台山石

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步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磴丁鄧切冥幽深也莓苔即石橋之苔也翠

屏石橋之上石壁之名也異苑曰天台山石有莓苔之險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上有石橋

懸度有石屏風橫絕橋上邊有過逕纔容數人仲長子昌言曰斧帳翠屏之不坐莓音梅顧愷

之啓蒙記注曰濟石橋者搏巖壁援女蘿葛藟之莖毛詩曰南有柞木葛藟纍之毛萇曰木下

曲曰穆居虬切藟力鬼切爾雅曰女蘿兔絲草達國語注曰援引也漢袁盎諫上曰臣聞千金

之子坐不垂堂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東方朔十洲記曰桂莖流丹服之長生翰曰懸磴石

橋也絕冥深澗也此山有石橋廣不盈尺下臨萬丈深澗又有莓苔生於石上甚滑也有石屏

風如壁立橫絕橋上傍有小徑人以手搏而行又把攬膠木之蘿攀援葛藟之莖然得進度雖

一冒垂堂之險乃可永保神仙之道膠木必長木也蘿附木而生有蔓者葛藟葛蔓也

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善曰幽昧謂道也鍾會老子注曰幽

冥晦昧故稱爲玄向曰契結逾甚也言結誠信不欺於幽昧神明之道則雖足履此險而甚

於平道既克濟五臣作濟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窓

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善曰言其道嶮曲折有九也杜篤首

陽山賦曰九折萎靡而多艱韓詩曰道威夷者也列子曰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曰恣目之所欲視恣意之所欲行寥朗謂心虛日明也說文曰寥虛空毛萇詩傳曰朗明也列子曰子華之容緩步闊視尚書曰從容以和濟曰威夷長貌修長也寥朗從容寬曠閑樂貌言山道曲折有九既能濟之則長路威夷而通藉慈萋萋恣心目任緩步自覺寬曠閑樂也

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覲翔鸞之齋齋聽鳴鳳

之嗵嗵過靈溪而一濯䟽五臣作踈煩想於心宵蕩

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追羲農之絕軌躡

二老之玄蹤善曰以草薦地而坐曰藉楚辭曰春草生兮萋萋杜篤首陽山賦曰

長松落落卉木蒙蒙齋齋飛貌也爾雅曰嗵嗵和也謂聲之和也靈溪溪名也廣雅曰濯洗也

賈逵國語注曰䟽除也因一濯而假言也六塵虛假而能不住故曰蕩雖遣而未能盡故曰遺中論曰六塵色聲香味觸法高誘淮南子注曰旋流深淵也身意皆淨而能不離故曰發五蓋非真而蔽已善行故曰遊大智度論曰五蓋貪欲嗔恚睡眠調戲疑悔禮記曰昭然發蒙五蓋或為神表義農伏羲神農也廣雅曰軌跡也又曰躡履也二老老子老萊子也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人名耳字聃姓李氏見周之衰乃遂去西至關關令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乃著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又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修德而養壽也劉向別錄曰老萊子古之壽者濟曰藉鋪纖細蕩洗軌迹玄大也萋萋草美貌落落松高貌齋齋鸞飛貌嗵嗵和鳴也此山有靈溪之水踈滌煩俗之想旋流深淵也遊蒙天中清氣也塵六塵也色聲香味觸法五蓋貪慾瞋恚睡眠調戲疑悔皆洗蕩於深淵啓發於天中盡已除矣羲農二

老皆有高善曰毛詩曰陟道故追之陟降信宿迄于仙都善曰毛詩曰陟

陟降上下左傳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爾雅曰迄至也十洲記曰滄浪海島中有石室九

老仙都治處仙官數萬人翰曰迄至也再宿宿為信言上下兩宿至于仙都也都猶聚也雙

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五臣作

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於高隅善曰顧愷之啓

山列雙闕於青霄中上有瓊樓瑤林醴泉仙物畢具十洲記曰承淵山金臺玉樓流精之闕瓊

華之室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晉

灼漢書注曰玲瓏明見貌翰曰闕樓也竦立

也雙樓如雲之立夾於路傍高臺在於天半若懸之在空而居也玉堂深邃故云陰映高謂在

山之高處東南曰隅彤雲斐亶以翼樞皦日炯晃於綺䟽

善曰斐亶文貌亶亡匪切翼猶承也樞窓間子也毛詩曰有如皦日皦公鳥切炯晃光明也李

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䟽外陳薛綜西京賦注曰踈刻穿之也然刻為綺文謂之綺踈也

向曰彤雲彩雲也斐亶文色貌翼扶也樞鈎欄也炯晃光明貌綺踈窓也彩雲若扶於鈎欄皦

日光明於綺窓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

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涌溜於陰渠善曰山海經

在賁隅東郭璞曰八樹成林言其大也賁隅音番禹神農本草經曰桂葉冬夏常青不枯又曰

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白芝一名玉芝黑芝一名玄芝紫芝一名木芝馮衍顯志賦曰

食五芝之茂英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宁猶積也佇與宁同毛萇詩傳曰山南曰陽鄭玄

周禮注曰陽林生於山南史記曰岷嶓山上有醴泉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狀如醴陰渠山北

之渠 銑曰八桂八樹桂叢生也森然挺生凌
霜不凋芝草藥也五者青黃赤白黑皆含秀吐
榮而布於晨朝惠和佇起芳春也建木滅景於
陽謂南陰謂北也林有花故香也

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 善曰淮南子曰建木在
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山海經曰神
人之丘有建木百仞無枝又曰崑崙之墟北有
珠樹文玉樹玕琪樹璀璨珠垂貌玕羽俱切唯
七罪切 濟曰景影也建木木名天帝所從上
下處此木日中無影故云滅景也千尋言
木高也八尺曰尋琪樹玉樹璀璨光色也

王喬 善曰列仙傳曰
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
餘年後人於山上見之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
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毛萇詩傳曰
控引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不蜚蜚乃冲天百

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 善曰列仙傳曰
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
餘年後人於山上見之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
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毛萇詩傳曰
控引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不蜚蜚乃冲天百

法論曰井及八輩應真僧然應真謂羅漢也大
智度論曰菩薩常應二時頭陀常用錫杖經傳
佛像 翰曰王喬仙人應真得真道 騁神變五
之人執錫杖而行於虛空故云飛也 騁神變臣
作 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 善曰言衆仙既登正
於衆有而入無為 淮南子曰出於無有入於
無為 向曰揮霍變易貌言馳騁神思有若執
轡而遊言疾也變易不常出有為 於是遊覽既
之地或入無為之境言自然也

周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 善曰王逸楚
辭注曰閑靜

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牧
馬童子黃帝曰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

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但去其害馬者而
已矣郭璞曰馬以過分為害歸田賦曰與世事

乎長辭 翰曰黃帝於襄城下見牧馬童子而
問理天下童子曰為天下何異乎牧馬去其害

馬今嗜欲已除亦猶投刃皆虛目牛無全疑思

害馬去羣矣捨棄也

幽巖朗詠長川善曰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屠牛文惠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

臣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以目視廣雅曰疑止也朗猶清徹也

丁解牛三年之後所見皆非全牛已見其骨節

但以神為不以目視而投刃皆虛言今得道之

至妙無所疑得亦如此也朗高也疑思坐於幽巖高詠臨

於長川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寒善曰楚辭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午日中徐爰射雉賦注曰寒開也良曰亭至也遊氣海氣也

寒收也言海氣蔽日至午法鼓琅以振響衆香

而氣乃高收而見日也善曰法華經曰擊大法鼓又曰燒衆香以揚煙名香

氣積肆覲天宗爰集通仙善曰天宗謂老君也通仙謂衆仙也其通

猶通侯也尚書曰肆覲羣后孔安國曰肆遂也翰曰肆將覲見宗尊爰乃也言將見天尊乃通

集諸神挹以玄玉之膏漱以華池之泉善曰毛詩傳

仙人也善曰玉膏中所出郭璞曰言玉膏中又出黑玉史記曰挹斟也揖與挹同山海經曰密山是生玄玉

曰崑崙其上有華池向曰玄玉華散以象外

池皆神仙之所食也挹酌漱飲也

之說暢以無生之篇善曰象外謂道也周易曰象者像也荀彛列傳彛答

先侯云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乎象外者也象外之意故蘊而不出矣無生謂釋典也維摩詰曰

是天女所願具足得無生忍侯牛矩切銑曰道經云大象無形此則象外之說也維摩經云得無生法忍此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則無生之篇也

善曰言道釋二典皆以無為宗今悟有為非而遣之遣之而不盡覺無為是而涉之涉之而有間言皆滯於有也說文曰悟覺也小雅曰間隙也翰曰我言常時以為遣於有涉於無足以為道矣及此乃悟用智遣有終無盡理以心涉無終有間隙何者以其不能使物無不可所以有無並列此謂昔

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

之非今乃是也
玄善曰言有既滯有故釋典泯色空以合其迹道教忽於有而得於玄郭象莊子注曰泯平泯也又曰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跡維摩經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性自空於其中通而達者為入不二法門有謂有形也王弼老子注曰凡有皆始於無又曰有之所始以無為本然王以凡有皆以無為本無以有為功將欲寤無必資於有故曰即有而得玄也又王弼曰玄冥嘿無有也

玄道也色五色空虛空今言視此二者釋二名泯然如一忽自遣有之情而得於道也

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

物母也言二名雖異釋之令同出於道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王弼曰兩者謂始與母也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同也在首則謂之始終則謂之母也訓暢令盡也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也言三幡雖殊消令為一同歸於無也卻敬輿與謝慶緒書論三幡義曰近論三幡諸人猶多欲既觀色空別更觀識同在一有而重假二觀於理為長然敬輿之意以色空及觀為三幡識空及觀亦為三幡翰曰二名謂有無也此兩者同出於心而異其名今若釋去其有以從其無固有理矣夫道者視之不見名曰希無色也聽之不聞名曰夷無聲也搏之不得名曰微無

形也懽則成三無則歸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

於不言善曰夫言從道生道因言暢道之因言

日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也又曰言無言終

道語默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善曰妙

則蕩然都遣不知已之是已不見物之為物故

渾齊萬像以冥觀兀然同體於自然孝經鉤命

决曰地以舒形萬象咸載冥昧也言不顯視也

兀無知之貌也阮籍通老子論曰道法自然

翰曰冥猶大也此綽慕道之深所以此賦多述

玄妙之理以託焉兀無營貌言無營於心同乎

自然之道也

蕪城賦

善曰集云登廣陵故城漢書曰廣陵國高帝十一年屬吳景帝更名

江都武帝更名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骨皆都焉

鮑明遠

善曰沈約宋書鮑昭字明遠文辭瞻逸世祖時昭為中書舍人

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

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瑱為荆州昭為前軍掌書記之任子瑱敗為亂兵

所殺翰曰沈約宋書云鮑昭東海人也至宋孝武帝時臨海王子瑱鎮

荆州明遠為其下參軍隨至廣陵子瑱叛逆昭見廣陵故城荒蕪乃漢吳

王濞所都濞亦叛逆為漢所滅昭以子瑱事同於濞遂感為此賦以諷之

灞池

以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

鴈門

善曰灞相連漸平之貌也廣雅曰池斜也平原即廣陵也南馳北走言所通者遠也

漢書有蒼梧郡謝承後漢書曰陳茂常渡漲海如淳漢書注曰走趨也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漢書有鴈門郡翰曰滿也相連貌蒼梧地名漲海海名紫塞鴈門皆塞名施徒可切以漕渠軸以崑岡重江復

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善曰廣雅曰施引也漕渠邦溝也左傳曰吳城

邦溝通江淮杜預曰通糧道說文曰漕水轉穀也又曰軸持輪也崑岡廣陵之鎮平也類車軸

之持輪河圖括地象曰崑岡之山橫為地軸施或為陟軸或為袖南臨二江曰重帶江南曰復

蒼頡篇曰隩藏也洛陽記曰銅駝二枚在四會道頭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濟曰施

舟具也引水轉穀曰漕軸車也崑原岡也言舟浮於漕渠車行於原岡隩要也南有二江以為

關要故曰重江復關道路通於當昔全盛之時遠近故曰四會五達也莊道也

車挂轄衛人駕肩塵閉撲下地歌吹沸天善曰全盛

謂漢時也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說文曰轄車軸端杜預左氏傳曰駕

陵也謂相迫切也鄭玄周禮注曰塵民居區域之稱說文曰閉間也方言曰撲盡也郭璞曰今

種物皆生云撲地出也銑曰全盛之時謂吳王鼻時轄車軸也駕猶倚也言車軸相挂人肩

相倚也塵里也閉里門言間孳貨鹽田鎡利里之門徧地歌吹喧沸天也

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善曰聲類曰孳蕃也孳滋古字通海賦曰

陸死鹽田蒼頡篇曰鎡削平初產切史記曰吳有豫章郡銅山吳王鼻盜鑄錢煮海水為鹽班

固傳贊曰材力有餘士馬強盛范曄後漢書曰王元說隗囂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向曰

孳滋鎡削也此邑人滋貨在於煮海為鹽削銅鑄錢勇才壯力以競雄富士人也言人馬皆尚

精華妍麗故能修秦法佚周令割崇墉刻濬洫

以為常也善曰聲類曰多修字也軼過也

圖脩世以休命善曰與軼通西都賦曰覽秦制跨

周法字林曰錐刀曰割刻謂除消其土也周易

曰剗木為舟薛綜西京賦注曰墉謂城洫池也

左傳北宮文子曰其有國家令問長世尚書曰

俟天休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良

日佚過割開墉城刻鑿圖謀脩長休美也言奢

侈過於秦周之法令乃開崇城鑿深溝以謀長

世之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寒烽櫓之勤格

美命高五嶽袤廣三墳崒若斷岸矗似長雲

製磁石以禦衝糊頰壤以飛文觀基局之固護

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五

作而豆分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築牆上下

長三丈高一丈杜預左氏傳注曰堞女墻也殷

盛也淮南子曰大構架與宮室雞棲井幹許慎

曰皆屋構飾也郭璞上林賦注曰櫓望樓也蒼

頡篇曰格量度也爾雅曰太山為東嶽華山為

西嶽衡山為南嶽常山為北嶽嵩山為中嶽南

北曰袤三墳未詳或曰毛詩曰遵彼汝墳又曰

鋪敦淮濱爾雅曰墳莫大於河墳此蓋三墳崒

高峻也矗齊平也三輔黃圖曰阿房宮以磁石

為門懷刃者止之廣雅曰衝突也字書曰糊黏

也戶徒切毛萇詩傳曰頰赤也七啓曰耀飛文

說文曰局外閉之關也凡文士之言基局况論

城闕猶車稱軫舟謂之艦耳非獨指局也固護

言牢固也王逸廣陵郡圖經曰郡城吳王濞所

築然自漢迄于晉未故云出入三代五百餘載

也漢書賈誼上疏曰高帝瓜分天下王功臣也

翰曰板築築城也一雉長三丈堞城上短牆也

井幹樓也櫓却敵也格度也衰周迴也言格度
高於五嶽諸侯之城周迴之廣雖讀三墳之書
見列國之製亦無此者崒高貌矗直也磁石脅
鐵故以為門有懷刃者則脅之使不得過故云
禦衝糊粘也植壤赤土也以粘和之飾壁故云
飛文固護牢固也三代漢魏晉今則五百餘年
雖曰牢固竟以亡滅荒蕪若此其土地如瓜
之割肌各為吞食如豆之出莢忽以分散

澤
葵依井荒葛胃塗壇羅虺吁盛階鬪麇居筠反五

臣作
麇
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胡高兩嘯昏見

晨趨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風萍水葵生於池中

也麇與麋音義同鼯鼠也說文曰鼯老物精

也莫愧切楚辭九歌有祭山鬼漢書蘇武掘野
鼠草實而食之魏明帝長歌行曰父城育狐兔

高墉多鳥聲左傳曰豺狼所嗥也濟曰澤茨
莓苔也胃繞壇堂羅列虺蛇也昔日堂構階庭

之盛今並為荒草所蕪蟲獸鬼魅遊
焉以為窟宅嗥嘯風雨昏曉為常也

飢鷹厲吻

寒鴟嚇呼雛伏五臣藏虎乳血餐膚善曰厲

謂鳥子也字書曰鷩古文暴字蒲到切鷩或為

鷩爾雅曰鷩白虎鷩戶甘切翰曰厲猛厲也

吻嘴也雛鷩雛也暴虎虎狼也言飢鷹猛厲開

張其嘴志為貪勇將有所擊鷩雛非梧桐不棲

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而鷩得腐鼠鷩雛過
其上鷩仰而嚇之此喻臨海王為逆自恃其威
亦猶鷹貪而鷩食也又若

崩榛塞路崢嶸古堦
白楊早落塞草前衰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榛木
叢生也廣雅曰崢嶸深冥

虎狼暴猛害人血肉也

也韓詩曰蕭蕭兔耳施于中道薛君曰中道道
中九交之道也仇悲切崔豹古今注曰白楊葉
圓李陵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塞或為寒
翰曰崢嶸深暗貌道也榛叢木崩摧塞絕人
行路古道深暗塞猶荒也稜稜霜氣款款五臣作刺風威孤

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

依善曰稜稜霜氣嚴冬之貌款款風聲勁疾之貌款款素鹿切無故而飛曰坐飛廣雅曰灌叢

也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向曰孤蓬草

也無根而隨風飄轉者明遠自喻客遊也坐飛

謂忽然而飛謂戎馬起也水草雜生日灌通池

莽也杳杳遠貌叢薄草木相雜也紛亂也

既已夷峻隅又以頽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

疑思寂聽心傷已摧善曰通池城濠也峻隅城隅也王逸楚辭注曰埃塵

也天台山賦曰疑思高巖銑曰若夫藻蔚

通深夷平也峻隅高城也埃塵也

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

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

響絕善曰藻蔚高施藻畫也司馬相如美人賦曰芳香芬烈黼帳高張璇淵玉池也碧樹

玉樹也楚辭曰吳歛蔡謳漢藝文志有齊歌秦

歌西京賦曰海鱗變而成龍又曰大雀跋跋又

曰百馬同轡杜預左氏傳注曰薰香草也又曰

燼火之餘木濟曰藻黼謂雕畫也弋林射鳥

之處釣渚之館觀魚之所也吳蔡之女善歌吟

齊秦之女善箏瑟魚龍爵馬皆假為飾以為玩

樂而今皆芳香已歇化為東都妙姬南國麗

灰燼華光以沈歌樂絕矣東都妙姬南國麗

作人蕙心紈質玉貌絳唇莫不埋冤幽石委骨

窮塵豈憶同輦五臣作輦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善

陸機擬東城一何高曰京洛多妖麗玉顏伴瓊

華容若桃李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

士愛奇故變文耳宋玉笛賦曰頰頰臻玉貌起

賦日期城南之離宮銑曰蕙香草喻美也統

輕細綺也玉貌白如玉也絳赤也言妙姬佳人

同車之遊以為樂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

善其身故謂之操命操為蕪城之歌善曰韓詩外傳曰孔子抽琴

也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夫遭遇異時窮則獨

吞恨者多命操猶述志也歌曰邊風急五臣

言述其所志而為是歌也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

何言善曰周禮曰九夫為井又曰夫間有遂遂

屋三為井徑道也言人居室遷毀行道荒蕪而

代皆已共盡今復何言也

宮殿

魯靈光殿賦 并序

王文考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逸字茂

考有雋才遊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

之遂輟翰而止後溺水死時年二十一
餘銑曰范曄後漢書云王延壽父
逸欲作此賦命文考往圖其狀文考
因韻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
時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邕見文
考此賦遂隱而不出文考時年二十
至二十四過
漢江溺而死

張載注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

也

善曰漢書景帝十三王傳曰程姬生魯恭王餘

良曰靈光殿名餘恭王名初恭

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

載曰昔魯僖公使大夫公子奚斯上新姜嫄之廟下治文公之宮故曰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

善曰漢書曰恭王徙魯好治宮室毛詩曰命于下國韋昭國語注曰曲沃在絳下故曰下國然以天子為上國故諸侯為下國史記曰季友奉公子申立是為釐公釐與僖同爾雅曰兆域也向曰凡諸侯歸國曰下國兆始也僖遭漢中微僖公言因僖公之始跡而營此殿焉
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
載曰突唐突也詩云昆夷突矣未央建章西京二殿之名杜預左氏傳注曰隳毀也巋然高大堅固貌也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巋古軌切廣雅曰意疑也銑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謂王莽篡也隳廢也言靈光高大堅固而獨存者將為神明支持以保漢室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

以永安也

善曰上應星宿謂觜陬也賦曰規矩應天上憲觜陬齊曰規矩方圓也

上應觜陬之星也

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觀斯而貽吏

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

載曰南鄙荆州也廣雅曰鄙國也藝

六經也魯有周公孔子在焉愕視曰貽本為藝而來見此驚也見可嗟之物為作詩作賦

曰文考客於荆州故云南鄙言魯有周孔遺思禮樂之美故云觀藝貽驚視也言見靈光神

異而驚視將欲慕詩人感物之義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

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

善曰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

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左傳司馬侯曰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

人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翰曰頌僖公立路寢曰清廟奕奕功績存乎辭辭則頌也德

音昭乎聲傳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

何述焉

向曰言事物必以賦頌宣而明之

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殷五代之純熙

紹伊唐之炎精

載曰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濬深也

哲智也又有深知欽明詩云濬哲維商書云放勳欽明善曰書曰粵若稽古帝堯又曰濬哲

文明殷盛也五代周殷夏唐虞也言漢盛於五代純熙之道而紹帝堯火德之運毛詩曰時純

熙矣爾雅曰純大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爾雅曰紹繼也詩含神務曰慶都生伊堯孔安

國尚書傳曰堯以唐侯升為天子李尤德陽駿賦曰若炎唐稽古作先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

精布耀或幽而光又馮衍說鮑永曰社稷復存炎精更輝翰曰粵語辭也餘注同言漢能順

考古道深智順明盛五代大廣之德繼惟堯之炎精劉堯後故云紹唐漢火德故云炎精也

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

也天所覆為宇中所由為宙也皇極皇建其有極謂得中也協和神明之道而天下太寧皆謂初漢之盛時也善曰方言曰張小使大謂之廓鄭玄周易注曰人君在上位負荷天之大道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可繼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銑曰荷賴衢道元大亨通廓開敷布皇大極中協合寧安也言漢氏賴天道大通開宇宙而作為京室布大中之道以創制鴻業合於神道而大安也

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

孫俾侯于魯善曰尚書曰百姓昭明又曰敦叙九族孔安國曰九族高祖玄孫之

親也爾雅曰命告也毛詩曰孝孫有慶又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向曰敦厚俾使也孝孫則

恭王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載曰介大二寸謂之介瑞信也諸侯錫大圭以為瑞信又以為寶申伯之封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古者附庸百里魯五百里之封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錫二十四等附庸方七百里以是開居也善曰毛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良曰錫賜也玠珪諸侯執者瑞寶宅居也附庸者言其庸稅貢賦附於大國言賜之玠珪使敬寶其位居其附庸之國開我皇家之士字乃立靈光之闕殿配紫微而作為輔善曰詩云閼宮有恤紫微至尊宮斥京師也於紫微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濟曰閼深也紫微帝宮也言靈光深殿可配帝

以作蕃援

乃立靈光之闕殿配紫微而為

輔善曰詩云閼宮有恤紫微至尊宮斥京師也於紫微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濟曰閼深也紫微帝宮也言靈光深殿可配帝

於紫微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濟曰閼深也紫微帝宮也言靈光深殿可配帝

濟曰閼深也紫微帝宮也言靈光深殿可配帝

濟曰閼深也紫微帝宮也言靈光深殿可配帝

濟曰閼深也紫微帝宮也言靈光深殿可配帝

濟曰閼深也紫微帝宮也言靈光深殿可配帝

濟曰閼深也紫微帝宮也言靈光深殿可配帝

濟曰閼深也紫微帝宮也言靈光深殿可配帝

濟曰閼深也紫微帝宮也言靈光深殿可配帝

宮以為蕃輔也。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曰善

言承漢明堂而在少陽之位，其光昭列顯於奎之分野也。爾雅曰：分次也。漢書曰：泰山郡奉高

縣有明堂，武帝造。又曰：少陽東方也。又曰：魯地奎婁之分野也。又曰：春秋說題辭曰：心為天明

堂，以布政教，言靈光承天之明堂在少陽之地。濟曰：心星為明堂也。東方曰少陽，魯在東，故言

之也。奎婁魯之分野，昭列謂星明而行列於天也。瞻彼靈光之為狀也

則嗟峨罪崑崙。崑崙，五臣作崑崙。崑崙，五

作嶽盧。吁可畏乎其駭人也。載曰：皆其形也。駭，罪反。驚也。故觀斯而貽

善曰：皆高峻之貌。孔安國尚書傳曰：吁，疑惟之辭。翰曰：言其高大之狀可畏而驚人。迢

嶢，倜儻，豐麗，博敞，洞軫，軼兮其無垠也。載曰：又

博廣也。敞，高平也。善曰：迢，嶢，高貌也。倜儻，非

常也。上林賦曰：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

遠深邈貌。濟曰：迢，崑，高貌。倜儻，卓異也。豐大

也。博廣博也。敞，寬也。軫，軾廣大貌。垠，畔也。言高

峻卓異，大麗寬。邈，希世而特出。羌，瓌譎而鴻紛

敞，其無畔也。屹，魚山峙以紆鬱隆崛。魚，勿乎青雲。載曰：羌

亦乃也。屹，猶孽也。高大貌。詩云：臨衝弗弗，崇墉

屹屹，隆屈也。西京賦云：終南太一，隆屈崔嵬。崛

物乎青雲，言此物上逮青雲。善曰：瑰異譎詭也。甘泉賦曰：上洪紛而相錯，廣雅曰：峙，止也。

良曰：魏遠也。希世，特出言世希有也。瓌，奇譎異。鴻大紛多也。言奇異之狀大而多也。屹，直上也。峙立也。紆鬱，曲深貌。隆崛，物極高貌。言鬱，直上而立，曲深而高，入乎青雲之中也。鬱，塊。鞅

形也善曰塊北無齊限之貌嶒岷深空貌續綾不平貌甘泉賦曰嵌巖其龍鱗繒如字綾音陵良曰鬱塊北棟梁繁而不平貌嶒岷上開而險也前繒綾謂參差不齊如龍鱗貌汨

于磴磴威五以璀璨赫燁燁亦而燭坤狀若積石

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載曰皆其形貌光輝也威神言尊嚴也善曰汨淨貌磴磴高貌璀璨衆材飾貌燁燁光明貌燭坤光照下土積石山名西都賦曰激神岳之嶽嶽帝室天帝之室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大帝室也翰曰汨高也磴磴峻貌璀璨雜綵色也赫燁燁光貌燭照坤地也積石謂崑崙山天帝所居宮名鏘鏘華盛貌帝室天上紫微宮威神言驚人也高峻言雜絲之色燁燁照地狀如天帝之居華盛又似紫微之宮神麗而驚人

也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

于閭闔方二軌而並入

載曰閭闔天門也王者因以為門墉牆也善

曰李尤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二軌謂容兩車也鄭玄禮儀註曰方併也周禮曰應門二轍鄭

玄周禮註曰二軌謂轍廣銑曰崇高墉牆也言如高牆與平岡相連長嶺相屬朱闕雙立於

前殿擬比閭闔天門也軌車也言高門於是乎比於天門方謂二車相並而入言大也

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載

造其堂觀其狀而賦之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翰曰歷過也太階高階也自此已

上皆文考遠見其狀此則過其高階形彩之飾以至於殿堂顧眄周章言驚視也

徒何為乎浩浩汗汗流離爛漫皓璧暘杲

曜以月照丹柱歛翕赫力許而電燧戰霞駁雲蔚

若陰若陽

霍

濩

鑊

熒

各

亂

熒

熒

熒

熒

載曰皓

壁

至若陰若陽言其色狀也

善曰皓皓濔濔光

明盛貌皓垢老切濔古旦切流離爛漫分散遠

貌皜白也崔駰七依曰丹柱彫牆熒光盛起濩

濩至煌煌言彩色衆多眩曜不定也濟曰彤

朱漆也彩光也言此光彩之飾且何為乎自疑

問也皓皓濔濔流離爛漫皆光色貌皓白貌皜

曜白光也軟施赤色也電熒赤光也言壁之白

如月之照柱之赤如電之光霞駁雲蔚言有光

明如霞之斑駁深邃則如雲之繁蔚故若陰陽

也濩濩熒亂熒熒皆光色亂動日眩曜而

不定隱陰夏以中處霏鳥寒立竊以崢嶸鴻

也

曠呼焜往以燻浪閭音朗風善作蕭條而清冷

載曰鴻大也曠焜燻朗皆寬明也善曰陰夏

向北之殿也韋仲將景福殿賦曰陰夏則有望

舒涼室亦與此同霏寥窈窕崢嶸皆幽深之貌

蕭條清涼之貌向曰陰夏謂向北屋也言將

隱處於中則或深邃或寬明其清涼之氣如秋

露寥窈窕崢嶸深遠貌鴻曠焜以燻閭寬明貌

風蕭條而清冷秋氣貌動滴瀝以成響殷五臣雷應其若驚

耳嘈嘈以失聽

日

矐矐

而

喪精駢

密石

與琅

玉書云球琳琅玕善曰言簷垂滴瀝纔成小

響室內應之其聲似雷之驚也說文曰滴瀝水

下滴瀝之也埤蒼曰嘈嘈聲衆也廣雅曰矐視

也洞簫賦曰矐矐子之喪精李軌法言注曰駢

並也國語曰天子之室加密石焉韋昭曰密密

理謂砥也然彼以密石磨琢此亦為飾也西都

賦曰裁金璧以飾璫璧英璧玉之英也孝經援

神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色翰曰九深閤之

玕齊玉璫與璧英五臣作瑛載曰矐矐言炫

耀而日不正也琅玕珠也似

耳嘈嘈以失聽日矐矐而喪精駢密石與琅

玕齊玉璫與璧英

玉書云球琳琅玕善曰言簷垂滴瀝纔成小

響室內應之其聲似雷之驚也說文曰滴瀝水

下滴瀝之也埤蒼曰嘈嘈聲衆也廣雅曰矐視

也洞簫賦曰矐矐子之喪精李軌法言注曰駢

並也國語曰天子之室加密石焉韋昭曰密密

理謂砥也然彼以密石磨琢此亦為飾也西都

賦曰裁金璧以飾璫璧英璧玉之英也孝經援

神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色翰曰九深閤之

室則必多響故簷溜滴瀝之聲已若雷應之驚
嘈嘈聲亂貌故失聽矐矐視不明貌故喪日精
也駢次也琅玕玉也言次密石以為
砌也玉璫壁瑛皆玉也亦齊列於中

而北入宵藹藹而掩曖旋室嬈娟以窈窕洞房

叫窳他而幽邃載曰言深邃也宵冥也善曰淮南子曰傾宮旋室在崑崙閭

闔之中徐幹七喻曰連觀飛榭旋室迴房旋室

曲屋也嬈娟迴曲貌楚辭曰姱容脩態亘洞房

西京賦曰望叫窳以經廷銑曰扉門扉也宵謂日將暮也言排金門而北入景將暮也藹藹

掩曖暝色旋曲也嬈娟美貌窈窕深也洞通也

叫窳遠也言此殿內更有曲室美麗且深又有

通房長遠而幽邃載曰西廂西序也踟躕連閣傍小室也閑清閑

西廂踟躕以閑宴東序重深而奧秘

之文相避也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善曰踟躕相連之貌毛萇詩傳曰宴安也言安靜廣

雅曰奧藏也字書曰秘密也銑曰踟躕緩步不進也宴安也言於西廂緩步清閑以自安息

復見東序重屹乙魚鏗臣作睽以

深而隱密也屹乙魚鏗臣作睽以

勿罔屑廡翳以懿凜覓悚悚其驚斯五臣作心

惇惇以而發悸其季反載曰睽睽廡翳寂寞

善曰暝莫耕切蘇林漢書注曰蔥蔥懼貌惇與蔥同說文曰悸心動也悸或為欬齊曰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觜

子陬子史反載曰詳謂欲安心定意審其事

誘呂氏春秋註曰結交也構架也又爾雅曰甬

陬之星營室東壁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

毛萇曰定營室也濟曰詳審也詳察棟宇觀

其結構則規矩乎天文也憲法也甬陬星主架

屋故此結構之始屈九毀雲起嶽嶽離樓朱

法之是應天也

三間四表八維九隅載曰室每三間有四表四

善曰甘泉賦曰大夏雲譎波詭離樓衆木交加

之貌長門賦曰羅葦葺之遊樹離樓梧而相撐

銑曰屈侏雲起覆屋貌嶽嶽離樓衆木相倚貌

東序西廂屋各為三間也四表謂屋覆上四面

也表外也八維四方四角也中萬楹叢倚磊砢

央兼八維是為九隅隅亦角也

盧相扶浮柱昭迢帶遞以星懸漂曉峴結五而枝

柱音駐載曰楹柱也枝柱言無根而倚

立也善曰磊砢壯大之貌甘泉賦曰抗

浮柱之飛榱漂輕貌堯堯不安之貌蒼頡篇曰

柱枝也翰曰磊珂參差不齊貌言萬柱叢倚

參差以相扶持浮柱梁上柱也峴帶遠也星懸

言多也漂浮也堯堯危貌浮柱高遠而多其勢

皆危以相飛梁偃蹇以虹指揭遽遽而騰湊層

枝柱也

櫨礪累危古以岌合莪五曲枿要上紹而環句

構芝栴而攢羅以戢立香立枝穿取扞牙而

斜據載曰芝栴山節方小木為之掌眉梁之上

也各長三尺掌或作棖字善曰甘泉賦

曰歷倒景而飛梁西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崔

駟七依曰夏屋遽遽高也音渠王逸楚辭注曰

湊聚也說文曰構櫨柱上枿蒼頡篇曰枿柱上

要紹曲貌說文曰柄柄上梁蒼頡篇曰攢聚也
 載香黍貌說文曰掌柱也叔牙參差之貌毛萇
 詩傳云據依也 翰曰偃蹇曲貌揭舉貌遠遠
 衆攢貌騰合也言飛梁曲如虹指舉而衆攢更
 相合湊層櫺重斗也曲柄拱也磔危岌我重危
 貌要紹而環句曲而相連貌柄梁上短柱也畫
 以芝草之文相攢布載香聚貌枝掌梁
 上交木也攢拑相拄而斜據其間也 傍天矯
 居以橫出互黝糾而搏負 五臣作負 下第蔚以
 表 以橫出互黝糾而搏負 搏分故切 下第蔚以
 攢錯上崎 綺 蟻 而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
 縱橫駱驛各有所趣 善曰天矯黝糾特出之貌
 搏也第蔚特起貌攢錯衆盛貌第扶弗切崎蟻
 危嶮貌注猶屬也捷獵相接貌支離分散也縱
 橫四散也駱驛不絕也 向曰天矯黝糾林木
 相連繞貌橫出於傍而負搏也負荷也搏猶相

附也下第蔚以攢錯謂莊麗而文飾繁雜也上
 崎蟻而重注謂高峻而重簷兩水注溜也捷獵
 次比貌言瓦之次比如鱗集也支離謂椽一一
 而分布駱驛相連不絕貌言衆林木所施縱橫
 相連各有趣向 爾乃懸棟結阿天窻綺踈 五臣
 言不虛設也 作疏
 圓淵方井反植荷蕙發秀吐榮菌苴披敷綠房

紫的 善作 窻 律張 窻 丁 垂珠 載曰天窻高窻也綺

反植者根在上而葉在下爾雅曰荷芙蓉種之
 於圓淵方井之中以為光耀 綠房芙蓉葉之
 房刻繒為之綠色紫葍葍中葍也爾雅曰其中
 葍珠珠之實窻窻也 善曰周書曰明堂咸有
 四阿屋四垂也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踈
 外陳薛綜西京賦注曰踈刻穿之也然刻為綺
 文謂之綺踈也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爾
 雅曰荷其華菌苴胡感切苴徒感切葍與芍

同音的說文曰密物在穴中貌密亦密也
 曰阿曲也懸棟謂屋下更為重梁相結屈曲以
 為天窗畫以文彩故云綺疏又為方井圖以圓
 淵及芙蓉花葉花葉向下故云反植發秀吐榮
 披敷齒昔紫的皆說其花色披散敷布也綠房
 連子也密窀物在穴中貌言井穴中綴之似珠
 下垂如在
 於穴也
 雲窀節藻椽之龍楠彫鏤載曰雲節
 山節也椽梁上楹又畫水草之文龍楠畫椽為
 龍善曰爾雅曰栒謂之節郭璞曰節櫨也窀
 與節同論語曰山節藻椽包咸曰椽者梁上楹
 畫為藻文鄭玄禮記注曰栒謂之梁楚辭曰仰
 觀刻楠畫龍地向曰窀梁上柱畫以雲文椽
 義手亦畫以文藻龍楠椽也亦刻鏤為龍文
 飛禽走獸因木生姿載曰為之形也善曰高
 禽良曰皆於林木之
 上彫畫禽獸之姿狀也
 奔虎攫作攫拏以梁倚

仡魚奮豐而軒鬢者虬龍騰驤以蜿蟺善領五
 若動而躩夔踞音尼善曰攫拏相搏持也仡
 注曰梁倚相著也仡舉頭也郭璞曰鬢背上鬣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豐動也又曰領搖頭也李
 尤辟靡賦曰萬騎躩踞以攫拏躩踞動貌濟
 曰畫虎於梁也攫舉爪也拏以手持也若舉爪
 持梁以相倚仡奮豐而軒鬢謂勇而舉頭也騰
 飛驤舉也蜿蟺盤屈貌領動也躩踞動貌言虬
 龍飛舉盤屈
 領然若動也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蛇蟠於虬五
 作虬岐而遶椽音崔載曰椽亦椽也有三名
 紕切春秋漢含孳曰太一之常居前朱鳥衡四阿之
 長衡也淮南子曰析題不析文字曰騰蛇無足
 而騰蟠蚪曲貌蟠力鳥切蚪巨繞切翰曰峙
 立也朱鳥朱雀南方神也畫之於南舒翼而立

於衡上衡門上木騰蛇蛇有好文者蟻虬屈白

盤貌榱椽也畫騰蛇於椽上屈盤而遶也

鹿子蜺結於樽步榱蟠螭宛轉而承楣善曰古

辭曰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邀子蜺延首之貌

子甄熱切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龍翰曰

構柱頭也榱斗也子蜺延首也言柱頭及斗上

皆畫為白鹿而延首也蟠曲螭龍也宛轉盤貌

楣門額木一畫為龍宛轉以承之也

攀椽而相追善曰說文曰跽蹠也壯欒切拊音

刻狡兔形置木於背也椽頭刻

援狝以手攀而相追狝猴類

以斷斷銀却負載而蹲存

躄音夷載曰躄踞

舌貌蒼頡篇曰斷齒根也廣雅曰躄躄踞也

翰曰木上刻作黑熊蚺蚺吐舌也斷斷齒出貌

却負戴棟梁而蹲踞也

齊首目以瞪

眇徒

眇眇也言玄熊吐舌出齒

眇眇也言玄熊吐舌出齒

齊首目以瞪眇徒

眇眇也言玄熊吐舌出齒

眇眇也言玄熊吐舌出齒

眇眇也言玄熊吐舌出齒

眇眇也言玄熊吐舌出齒

眇眇也言玄熊吐舌出齒

眇眇也言玄熊吐舌出齒

眇眇也言玄熊吐舌出齒

眇眇也言玄熊吐舌出齒

眇眇也言玄熊吐舌出齒

眇眇也言玄熊吐舌出齒

眇眇也言玄熊吐舌出齒

眇眇也言玄熊吐舌出齒

眇眇也言玄熊吐舌出齒

眇眇也言玄熊吐舌出齒

眇眇也言玄熊吐舌出齒

眇眇也言玄熊吐舌出齒

眇眇也言玄熊吐舌出齒

眇眇也言玄熊吐舌出齒

眇眇也言玄熊吐舌出齒

胡人形在於高處故云遙集上極儼雅不動也
跽長跪而相對屹醜也欺猥面狹也鵬鳥背曲
而日深者頤頰頰而睽睽鼻高日深之狀倅憂
也胡人醜形狹面日如鵬視又如悲愁處於危
苦更若瞢但頰眉
感鼻而含憂也
神仙岳岳五臣本作譌譌於棟間玉

女闕窻而下視載曰神女之人又彌高也善

致於棟間行列而致之刻玉女形於窻上皆闕

窻下視忽矐眇以響像若鬼神之髮髯善曰矐

明之貌說文曰矐睽也廣雅曰眇莫也響像猶

依稀非正形聲也說文曰彷彿相似視不誤也

誤與諦同向曰矐眇猶依稀圖畫天地品類

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載曰言

情也善曰列子曰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繆形

形不同也淮南子曰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向

曰言此圖畫神怪之物其形各殊上紀開闢遂

故曰繆形也皆委曲得其物情也

古之初載曰更畫太古開闢之時帝王之君也

光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五龍比翼人皇九

頭善曰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

又曰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車出暘谷分九河
宋均曰九頭九人也提羽蓋鳥之羽向曰上
古有五龍兄弟五人也黃伯黃仲黃叔黃季
黃少並有羽翼分理九州也人皇九頭理天下
有聖伏羲鱗身女媧蛇軀載曰女媧亦三皇也
德也伏羲鱗身女媧蛇軀善曰列子曰伏羲女

媧蛇身而人面有大聖之德玄中記曰伏羲龍
 身女媧蛇軀向曰伏羲太昊氏鱗身人首女
 媧蛇身人首
 並有聖德鴻荒樸略厥狀唯許吁載曰
 質也略野略也上古之世為鴻荒之世也盡其
 形亦質而野略唯軒質朴之形善曰法言曰
 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尚書璇璣鈴曰帝嚳以
 朴略有象難傳西京賦曰唯軒跋扈字林曰唯
 仰目也軒張目也向曰鴻荒樸略皆純厚之
 道其形唯軒不可復見故畫之唯軒質樸之形
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載曰
 煥炳可觀唯黃帝堯舜以來易曰黃帝堯舜垂
 衣裳而天下治又曰車曰軒冠曰冕庸用也作
 此車服以賜有功章有德書曰車服以庸上曰
 衣下曰裳有功者賞無功者否故曰殊也善
 曰尚書璇璣鈴曰帝堯煥炳隆興可觀銑曰
 煥炳明也言黃帝帝堯帝舜有明德可觀也庸

用也言軒車冠冕用授賢才而**下及三后淫妃**
 此三代衣裳變易亦有殊也

亂主載曰皆畫其形也三后夏殷周也善曰
 國語史蘇曰昔夏桀妹喜有寵亡夏殷辛

妲己有寵而亡殷周幽褒姒有寵周於是亡
 良曰后君也三后桀紂幽王淫妃則夏有妹喜

殷有妲己周有褒姒**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
 也亂主則三后也

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誠世善以示後載曰忠臣
 之等孝子申生伯奇之等烈士豫讓聶政之等

貞女梁寡昭姜之等善曰列子曰但伏羲以
 來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也家語曰孔

子觀於明堂觀四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
 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孔叢子子思曰古者則

有國史書之以示後世善以為示惡以為誠也
 翰曰言畫此聖賢愚暗忠孝貞烈莫不載於

而敘之於此殿中以誠時君以示後嗣也**於是**

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陽榭外望高樓飛觀善

此二句載曰馳道馳馬之道旋宮而市毛萇

詩傳年不順成馳道不脩善曰馳道人君所

行之道也君以乘車馬故以馳為名也向日

承接也言此靈光殿有連閣接宮馳馬之道周

而環之高臺曰陽榭言近於日也登榭外長塗

望復見高樓飛觀觀闕也言飛者謂高也

升降軒檻曼延

載曰長塗升降閣道上下也軒

日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間陞道

漸臺臨池

濟曰軒檻鈎欄也曼延言長而不絕

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

五臣作經華蓋

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頰

五臣作視流星

載曰高徑所經高上至華蓋善曰

俯視流星言重高九層也呂氏春秋曰有娥氏

在二佚女為九成之臺也楚辭曰登華蓋兮乘

善

無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陽榭外望高樓飛觀善

此二句載曰馳道馳馬之道旋宮而市毛萇

詩傳年不順成馳道不脩善曰馳道人君所

行之道也君以乘車馬故以馳為名也向日

承接也言此靈光殿有連閣接宮馳馬之道周

而環之高臺曰陽榭言近於日也登榭外長塗

望復見高樓飛觀觀闕也言飛者謂高也

升降軒檻曼延

載曰長塗升降閣道上下也軒

日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間陞道

漸臺臨池

濟曰軒檻鈎欄也曼延言長而不絕

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

五臣作經華蓋

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頰

五臣作視流星

載曰高徑所經高上至華蓋善曰

俯視流星言重高九層也呂氏春秋曰有娥氏

在二佚女為九成之臺也楚辭曰登華蓋兮乘

善

無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力之妙勤

善曰小雅曰靡靡細好也妙勤精妙功勤也

銑曰宏大也咨嗟也此歎其美何大麗

非夫通

神之俊才誰能剋成乎此勳據坤靈之寶勢承

蒼昊之純殷

載曰易曰地勢坤蒼昊皆天之稱也言魯承天之大小中也善曰移太常博士曰

聖上德通神明漢書曰益州刺史王

有俊才爾雅曰勳功也銑曰勳功也謂非鬼神之俊才誰能剋成此功言費人力寶奇也蒼

昊天也言授地靈之奇勢承上天之大

中也地在下故云據天在上故云承

包陰陽

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燭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

被宇而下臻

載曰烟燭天地之蒸氣也醴泉出地故曰陰溝也善曰荀子曰陰

陽大化周易曰四時變化春秋命曆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葦周易曰天地網緼萬物化醇

春秋元命苞曰天樞得則醴泉出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天則甘露降銑曰言此殿包含陰陽

元氣以成之烟燭元氣之貌玄醴醴泉騰涌流貌溝渠也在殿北故稱陰甘露瑞露也被霑臻

至也言醴泉涌渠而出甘露霑宇而至者並美言之皆非其實也

朱桂黝糾儵

叙於南北蘭芝阿那

於東西祥風翕習

五臣作於東西祥風翕習

以飈灑激芳香而常芬

載曰黝儵阿那皆茂盛之貌風之散物如灑如

飈然及激灑草木出其芳滋故云翕習以灑飈善曰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芝常生鄭玄曰主調和也伏儼子虛賦注曰芍藥以蘭桂調食也然蘭既為瑞桂亦宜同春秋運斗樞曰搖光得陵出黑芝朱穆爵金賦曰用桂植其棗禮斗

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平則祥風至翕習盛貌風素合切向曰朱桂香木名蘭芝香草名

黝儵榮盛貌婀娜柔弱貌祥風和風也翕習風來貌風灑吹草木聲激觸此桂蘭之氣常芬然

而馨也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以

祉福長與大漢而又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

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載

毛詩傳曰云言也爾雅曰珍美也善曰甘泉賦曰神莫莫而扶傾爾雅曰彌益也喪服傳曰

天子至尊高唐賦曰延年益壽千萬歲毛詩曰宜爾子孫振振兮濟曰謂西京未央建章皆

墮壞而此殿獨存若神靈扶持以保漢祚也祉善也至尊天子也凡君之服用居處皆曰御此

刺諸侯之居踰於制度過崇奢侈故云實至尊之所御也孰誰也言且榮貴如此誰言不珍美

也亂曰良曰亂治也摠治一篇之美彤彤靈宮歸丘軌助寫

崇紛厖江莫鴻上兮崩力疾劣力崝茲釐利岑岑峯今

留滙嶷疑駢龍孔力從子兮善曰皆高大峻峻之貌翰曰此上並高

大參差不齊貌連拳偃蹇崱倫茵蹇巨蹇產傍歌傾兮

善曰皆特起之貌齊曰歇歛幽靄五臣雲覆

皆屈曲高大傾側峻險貌善曰皆幽邃之貌歇許乞

靈徒霽徒洞杳冥兮善曰皆幽邃之貌歇許乞

也歇歛高敞也餘皆幽邃深葱翠紫蔚蔚尉礪力

遠如雲覆也靈霽繁雲貌礪善曰蔚文貌礪罪

礪五臣作環瑋五臣含光晷兮善曰蔚文貌礪罪

賄切郭璞山海經注曰礪礪大石也音洛礪礪罪

曰環瑋珍奇也良曰葱翠紫蔚雜綵色也礪罪

日也瑰瑋珍奇金玉之物也礪砢窮奇極妙棟

綴著貌言綵色金玉皆含日光

宇已來未之有兮善曰周易曰上棟下宇以待

來上古穴居故聖人制上棟下宇足以避風雨

後積習成俗恣為奢侈陳列珍怪窮人力極人

財故云棟宇已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未不朽兮

來未之有也向曰言其奇異壯麗遂假

云神營之瑞美也永長也

景福殿賦善曰洛陽宮殿簿曰

許昌宮景福殿七間

何平叔善曰典略云何晏字平叔南陽

人也尚金鄉公主有奇才美容

貌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作

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賦之平叔遂

有此作平叔為散騎常侍遷尚書主

選後曹爽反為司馬宣王斬於東市

銑同善注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善曰

帝文文帝魏志曰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為丞

相封魏王文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毛詩曰世

有哲王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

大命向曰大哉歎美之言也皆體天作制順

時立政至于帝皇遂重熙而累盛善曰東都賦

順時立政謂依月令而行也禮記曰凡舉事必

順其時尚書有立政篇魏志曰明皇帝諱叡字

元仲文皇帝太子也文帝崩即皇帝位東都賦曰

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

銑曰謂立化如

天有四時寒暑是體天也順時謂順於人心不

妨奪農務也帝皇明帝也熙明也言至于明帝

遂繼文帝之明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

故曰重明累盛

物之至情上則崇稽古之弘道下則闡長世之

善經善曰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阮籍通老子論曰道法自然漢書仲舒對策曰計安

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也書曰粵若稽古帝堯尚

書序曰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左傳曰北宮文子

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又隨武子曰兼弱攻昧

武之善經翰曰言如陰陽之生萬物覆之育

之皆自然而然本人物之至情謂各使得其所

也弘大闡開經常也崇考古之賢君大道開長

世之善理以庶事既康天秩孔明故載祀二三

為常道也而國富刑清善曰尚書曰庶事康哉又曰天秩

而國富刑清有禮毛詩曰祀事孔明魏志明紀

曰大和六年三月行幸東巡四月行幸許昌宮

春秋說題辭曰國富民康周易曰聖人以順動

則刑罰清班固漢書述曰國富刑清銑曰庶

衆康安秩祿孔甚也載祀皆年也唐虞曰載夏

曰祀二三謂明帝六年也言衆事既安天

祿甚明為君六年人富而刑獄無失也歲三

五臣作二月東巡狩五臣無至于許昌望祠五臣山

符至于岱宗柴禮記王制曰歲二月東巡狩望

祠山川問百年者就見之考時月定禮樂制度

衣服正之史記曰撫萬民度四方王齊曰隔定

四方而撫安之司馬彪續漢書曰凡郡國掌治

民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向曰許昌地

名天子五年一巡狩望祀山川考時謂校長吏

之政道有廢於時者度方謂度其方物無越六

使不中用存問高年行孝道也率勸也

月既望林鍾紀律大火昏正桑梓繁蕪大雨時

行善曰尚書曰惟五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

行善曰尚書曰惟五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

行善曰尚書曰惟五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

行善曰尚書曰惟五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

行善曰尚書曰惟五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

行善曰尚書曰惟五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

行善曰尚書曰惟五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

行善曰尚書曰惟五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

昏火中又曰律中林鍾是月也大雨時行尚書
曰庶草蕃蕪向曰越於也既望十五日季夏
之月律應林鍾大火星名昏見南方正桑
梓木名繁蕪多也此月當大雨時行之時也

三事九司宏儒碩生

五臣有相與二字

感乎溽暑之伊

鬱而慮性命之所平

善曰三事三公也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九司

九卿也春秋漢含孳曰九卿象河海劇秦美新曰耆儒碩老爾雅曰宏碩大也禮記曰季夏是月也土潤溽暑伊鬱煩熱貌周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家語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也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
向曰三事三公九司九卿宏碩皆大也溽濕伊鬱氣不通也平成也言三公九卿大儒皆相與感乎濕暑之氣伊鬱不通而憂乎性命之
惟岷越之不靜寤征行之未寧
所不能生成也

善曰岷越吳蜀二境也尚書曰西土人亦不靜翰曰岷越蜀吳也不靜猶未平也寤覺也征行謂戎馬也寧息也言三公九卿大儒皆知蜀吳未平戎馬未息也
乃昌言曰昔

在蕭公暨于孫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莫不

以為不壯不麗不足以一民而重威靈不飾不

美不足以訓後而示厥成故當時享其功利後

世賴其英聲

善曰尚書曰禹拜昌言蕭公何也荀子曰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養德

別輕重也長笛賦序曰博覽典雅左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漢書曰蕭何治未央宮上

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賈逵連珠

曰君人者不飾不美不足以一民國語屈建曰不可以訓後嗣不可以私欲干國毛詩曰我客

戾止永觀厥成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史記
 司馬季曰助上養下多其功利封禪書曰飛英
 聲齊曰言三公九卿大儒雖知戎馬未息而
 皆昌言將造宮殿蕭何造未央宮孫卿子云宮
 室所以避燥濕別尊卑也則先識博覽明允篤
 誠者也所以壯麗飾美蓋天子示天下以威靈
 且令後世子孫無以加之此謂訓後亦所以示
 其功成也君者人之所利故當時享其功利後
 世賴其英且五臣有許昌者乃大運之攸戾圖
 美之聲其字

識之所旌苟德義其如斯夫何宮室之勿營善

獻帝紀曰太史丞許芝奏故白馬令李雲上書
 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者昌於許當塗高者魏
 也今魏基昌於許漢微絕於許春秋元命苞曰
 許昌為周當塗春秋說題辭曰大運在五維書
 摘亡辭曰五德之運杜預左氏傳注曰戾定也
 漢國語注曰旌表也廣雅曰何問也翰曰

且者重美之言也攸所戾止也大運天運也旌
 標苟且也言許昌乃天運所止圖識所標也漢
 時許昌有氣見於當塗高識者以為昌於許也
 當塗高魏也且圖識德義如此夫何宮室之勿
 營言可營也帝曰俞哉玄輅既駕輕裘斯御乃命有

司禮儀是具審量日力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

民五臣輯農功之暇豫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

之賄賂立景福之祕殿備皇居之制度善曰尚

俞孔安國曰俞然也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乘
 玄輅又曰是月也天子始裘論語曰衣輕裘蔡
 邕月令章句曰先衣服加於身曰御禮記曰乃
 命有司漢書曰景帝詔禮官具禮儀漢書曰王
 延世功費約省用日力寡孫子曰必先筭其費
 務左傳曰邾子曰以鳩其民爾雅曰鳩聚也毛

詩曰經始靈臺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又曰
 輯集也左氏傳曰相絕秦曰芟夷我農功國語
 優施曰我教茲暇豫之事君章昭曰暇間也豫
 樂也魏志明帝六年九月脩許昌宮十月田豫
 討吳將周賀於成山殺賀東師獻捷蓋謂此也
 左傳曰齊侯來獻戎捷漢書曰蟲豸之妖謂之
 孽以吳辟居海曲而稱亂故曰海孽魚列切爾
 雅曰賄財也魏志明紀曰脩許昌宮起景福殿
 魯靈光殿賦曰立靈光之秘殿濟曰俞然也
 謂明帝聽三公九卿大儒立宮室之言乃曰然
 哉玄輅車名輕裘暑服命主司具禮儀計其日
 功恐多廢人力詳其費務恐多用人財鳩集也
 經始黎人謂梓匠之人也輯因也言集梓匠之
 衆人因農功之暇豫東師獻捷謂破吳將獲其
 賄賂就用也孽猶僻也言用海僻爾乃豐層覆
 之賄賂立此殿備帝居之法度也

爾乃豐層覆
 之枕耽建高基之堂堂羅疏五臣作疎柱之汨王越

蕭坻

直夷各

鄂之鏘鏘

善曰西京賦曰大廈耽耽史記曰楚國堂堂之大也

羅列也疏柱畫柱也汨越光明貌坻殿基也鄂

垠鄂也西京賦曰坻鄂鱗眴銑曰豐厚層高

也覆屋蓋也言厚而且高耽深遠貌堂堂高敞

貌疎謂一一布之汨越羅列貌肅嚴威貌坻鄂

猶畔際也**飛欄翼以軒翥反宇****轡桀以高驤流**

鏘鏘高貌**羽毛之葳蕤垂環玼****琳琅**善曰西京賦曰

轡轡又曰鳳騫翥於薨標西都賦曰荷棟桴而

高驤言宮室以羽毛為飾又垂環玼及琳琅也

西都賦曰翡翠火齊葳蕤羽毛之貌爾雅曰肉

旗九旒從風飄揚皓皓旰旰丹彩煌煌善曰周禮曰熊

旗六旒以象伐毛萇詩傳曰參伐也然伐一星以旗象參故曰參旗周禮曰龍旗九旒今云參

旗九旒蓋一指旗名一言旒數可以相明也旰旰煌煌皆盛貌翰曰參三也旗上畫日月星

彩煌煌皆旌旗之光明故其華表則鎬鎬果

鏐鏐灼赫奕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善曰華表謂華飾屋

之表也鎬鎬鏐鏐赫奕章灼皆光顯昭明也周易曰日月麗乎天其奧

秘則翳蔽曖昧髮髯退概若幽星之纏力連也

善曰魯靈光殿賦曰西序重深而奧秘翳翳曖昧髮髯退概皆謂幽深不明也幽猶夜也曖音

愛概古愛切纏相連之貌銑曰言殿內深奧翳蔽曖昧髮髯退概皆幽遠不分明貌幽夜

也言深邃之中見珠玉光飾之物若夜星之相連纏綴既櫛比毗而攢集

又宏連以豐敞兼苞博落不常一象善曰毛詩曰其比如

櫛連未詳一曰宏連太連象木也王逸楚辭注曰橫木關柱為連連與連古字通博落謂所繞

者廣也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落與絡古字通翰曰櫛梳宏大連美敞高也博落廣疎也

言殿宇相連接如梳齒相比而攢集大美敞廣而且疎丹青奇異故不常一象也遠而

望之若擣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

而載垂雲嗟環瑋以壯麗紛或或郁其難分此

其大較角也善曰廣雅曰擣舒也宋衷易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王褒甘泉賦曰

却而望之鬱乎似積雲就而察之靈乎若太山南都賦曰紛紛郁郁其難詳大較猶大略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大較三品也濟曰擣粲也朱霞
 言殿形亦有似霞也近見如高山之上戴覆繁
 雲而垂下差歎美之辭瓌奇瑋美也紛或或文
 章多貌較略也言奇美壯麗文章多難以分別
 且述其大也若乃高薨萌崔嵬飛宇承霓薛綜
 略如此也薛綜徒雲隨雲融泄曳鳥企山峙若翔若滯善曰
 感雲薛綜西京賦註曰薨棟也詩曰緜蠻黃鳥薛君曰緜
 蠻文貌黠薨黑貌融泄動貌言屋形高竦如鳥
 之企如山之竦若翔若滯山鳥之貌詩曰如鳥
 斯企說文曰企舉踵也去或切魯靈光殿賦曰
 屹山峙以紆鬱向曰上言大較此復重述薨
 屋欄也崔嵬高貌飛宇承霓言其高承於雲霓
 緜蠻文貌黠薨黑貌融泄雲動貌言屋高入雲
 若隨雲而動企鳥立也言高峻之勢如鳥立而
 欲翔山峙而峨峨業業罔識所屆雖離朱之
 且止滯止也

至精猶眩曜而不能昭晰也

五臣無也字善曰西京賦曰嵯峨

捷業罔識所則趙岐孟子章句曰離朱即離婁也淮南子曰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箴
 古針字王逸楚辭注曰眩曜或亂貌說文曰昭
 晰明也晰之逝切向曰峨峨嵯嵯高貌罔無
 屈至也離朱古之明目者即離婁也言此殿高
 峻人皆無能識其所至者雖離婁目睛尚猶眩
 曜不能昭晰也眩曜爾乃開南端之豁達張筍
 不分明貌昭晰明也

虛之輪函華鐘杙

兀

其高懸悍

汗

獸仡以儷陳

體洪剛之猛毅聲訇

普礮隱

其若震

音貞

善

比謂之端門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豁達
 門通之貌輪函其形也言端門之內為筍以懸
 華鐘又植悍獸為虛以負之仡然相對而陳列
 之東都賦曰鏗華鐘周禮曰鳧氏寫獸之形大

聲有力者以為鍾虛言當筍下為兩飛獸以背負何休公羊傳註曰仇然壯勇貌賈逵國語註曰儷偶也儷力計切毛萇詩傳曰礮雷聲也銑曰南端南門筍處鐘架也輪函多貌華鐘鐘有文飾也机高懸舉也悍獸熊虎也鐘架之足刻為其形仇壯勇貌儷雙也句礮聲也言華鐘已懸悍獸勇形雙布陳其形爰有遐狄鏐遼質躰猛殺也鐘聲句礮如雷震

輪菌坐高門之側堂彰聖主之威神善曰遐狄也

以鏐為質輪菌然也爾雅曰白金謂之銀美者謂之鏐郭璞曰音遼也廣雅曰質軀也輪音倫菌其旻切坐謂為金狄坐於高門側堂之中以明聖主之有威神晏子曰景公坐於堂側

曰遐狄長狄也古之長人以銀鑄之其形質輪菌然而高皆坐於門側堂上以明帝主威神能臣伏異類

芸若充庭槐楓被宸辰綴以萬年綵

鏐銀也

以紫榛或以嘉名取寵或以美材見珍結實商

秋敷華青春藹藹萋萋馥馥芬芬善曰禮記曰仲冬之月芸

始生鄭玄曰芸香草也若杜若也何休公羊傳

註曰充滿也槐楓二木名說文曰宸屋宇也賈

逵國語註曰綴連也晉宮閣銘曰華林園萬年

樹十四株綵猶雜也毛詩曰山有紫榛毛萇曰

榛木名萬年嘉名之屬紫榛美材之屬禮記曰

孟秋之月其音商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青

東方為春位其色青濟曰芸若香草槐楓木

名被滿也帝居曰宸言植此草木滿於宸中萬

年紫榛木名綴綵皆錯雜也言此草木或以條

榦奇花異葉者則見珍貴皆結子秋時布花春

節藹藹萋萋盛貌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褰

馥馥芬芬香氣也

上奇析梧復疊勢合形離葩如宛五臣作蜿虹赫如

奔螭南岨陽榮北極幽崖宜任重道遠厥庸臣五

作孔多善曰脩梁跨廻故曰塞衆彩殊制故曰

異也奇徐爰射雉賦註曰塞開也說文曰奇

虹奔螭梁上所施也如淳漢書註曰宛虹屈虹

也言椽椽交結南自陽榮而北至幽崖故云任

重道遠其功甚多多當為趨廣雅曰趨多也紙

移切郭璞上林賦註曰榮屋重簷也在南曰陽

論語曰任重而道遠良曰脩長塞舉也高險

曰奇言長梁光彩之制自下舉而上險桁梧枓

拱也皆重疊而施其勢或合或離翹然如蜿虹

赫然如奔螭螭龍也距至也陽榮南簷也幽崖

比邊也言長梁南至陽榮北極幽崖此則任重

道遠其用甚多亦如於是列髹彤之繡栢垂

君得良臣任而用之

琬琰之文璫螭於若神龍之登降灼若明月之

流光善曰言楡以髹漆飾之而為藻繡以琬琰

之喪車髹飾鄭玄曰赤多黑少謂之髹韋昭曰

刷漆為髹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上林賦曰

華棖璧璫神龍繡栢也明月文璫也薛綜西京賦註曰螭龍貌翰曰髹彤丹漆也畫文繡之也於椽上塗以丹漆琬琰玉也璫椽頭也

臣五

故曰

說文

音梧

宛虹

屈虹

故云

任重

道遠

其功

甚多

多當

為趨

廣雅

曰趨

多也

紙移

切郭

璞上

宜

任重

道遠

厥庸

臣五

故曰

塞衆

彩殊

制故

曰奇

說文

曰奇

異也

奇徐

爰射

雉賦

註曰

塞開

也說

善曰

脩梁

跨廻

故曰

塞衆

彩殊

制故

曰奇

說文

曰奇

異也

奇徐

爰射

雉賦

註曰

塞開

也說

文曰

奇

臣五

故曰

塞衆

彩殊

制故

曰奇

說文

曰奇

異也

奇徐

爰射

雉賦

註曰

塞開

也說

文曰

奇

異也

奇徐

謂之章向曰禁楸短椽也勒分翼張分布之貌陽馬屋四角引出以承短椽者相連接或圓或方斑白相間疎飛柳五臣作昂鳥踊雙轅是荷赴密各有文章也

險五臣作隘凌虛獵捷相和善作加善曰飛柳之形類鳥之飛又有雙轅

任承檐以荷衆材今人名屋四阿拱曰截柳也劉梁七舉曰雙覆井芟荷垂英柳吾郎切

曰飛昂陽馬也言如鳥之飛踊下有雙轅負之故云是荷雙轅承柱木也衆材交橫或赴險而

凌虛獵捷相接貌皎皎白間離離列錢晨光內照流景

外燧烈若鉤星在漢渙若雲梁承天善曰白間青瑣之側

以白塗之今猶謂之白間列錢金缸也西京賦曰金缸銜壁是為列錢晨光日景也日光照於

室中而流景外發而燧起也西都賦曰激日景而納光燧起貌式延切言宮殿烈然光明著鉤

星之在河漢渙然高廣又似雲梁而承於天也廣雅曰辰星或謂之鉤星雲梁以雲為梁也

銑曰皎皎白貌白間窻也以白塗之畫為錢文離離分別貌燧光動也日光照之於中綵色流

出於外動其暉光鉤星星名在河漢中言此中光色烈然似之也雲梁承天言梁高如雲虹之

狀以承駟瓜徒五臣作徒增錯轉縣成郭茄加密

倒植吐被芙蕖繚繚以藻井編以綵會疏紅葩

鞞胡鞞直丹綺離婁力齒胡苔徒絕翕纖縟紛

敷繁飾系巧不可勝書善曰駟或為蝸言合衆板上為井欄而形文錯

若蝸之徒遞轉縣之各成郭郭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本密郭璞曰莖下曰藕在泥中者蒼

頡篇曰植種也廣雅曰繚繞纏也西京賦曰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又曰何工巧之瑰

瑋交綺豁以疏寮絳疏謂繪五彩於刻鏤之中
 離婁刻鏤之貌劉向熏爐銘曰雕鏤萬獸離婁
 相加爾雅曰荷其華菡萏與菡同說文曰縹
 采飾也廣雅曰勝舉也言不可勝而書翰曰
 林木衆合參差文章如駟蟲之徒相重雜也廻
 旋相連如郭郭之居相接也茄莖芙蓉皆水草
 名並仰畫於屋中如倒生吐被其苗鞞鞞花相
 次比貌離婁顏色相分布貌菡萏菡萏色
 也織縹紛敷彩色亂布於是蘭栢積重窶窶
 貌言巧妙不可盡書

矩設櫺兼櫺盧各落以相承藥拱天嶠五臣而

交結善曰蘭木蘭也以木蘭為栢言蘭栢重疊

漢書注曰窶數四股鈎數所柱切櫺即柳也說

文曰櫺柱上枿也薛綜西京賦注曰藥柱上曲

木兩頭受櫺者拱藥類而曲也天嶠藥拱長壯

之貌嶠其天切翰曰蘭香木栢梁上短柱皆

重積之窶數衆木攢貌矩規矩也言衆木相攢
 皆中規矩而安設之櫺櫺曲短梁也各落危岨

貌藥以承拱拱以承材天金楹齊列玉鳥承跋

矯高貌言皆相承而交結

青瑣銀鋪是為閨闈善曰金楹金柱也而以玉

雕楹玉鳥廣雅曰錫磧也禮記曰燭不見跋鄭

玄曰跋本也方未切言以青瑣銀鋪是為閨闈

之飾漢書曰赤墀青瑣銀鋪以銀為鋪首也長

門賦曰擠玉戶而撼金鋪良曰金楹金飾柱

玉鳥玉為可以承柱下跋柱根也青瑣窓雙枚

也以青畫為瑣文鋪門飾以銀閨闈門類

既脩重桴乃飾椳毗椳緣邊周流四極侯衛之

班藩服之職善曰雙枚屋內重檐也重桴重棟

言重檐既長因達于外而重棟以施彩飾也枚

莫回切言以椳椳緣屋邊隅周而流移至於四

極說文曰槐栢秦名屋縣縣楚謂之栢也言槐栢之居四極若五服之鎮外藩也周書有侯衛藩服小雅曰班次也濟曰雙枚屋內兩重作梁也重椽在外作兩重牽也槐栢謂連簷木以承瓦也言緣邊周繞四極而徧之温房承其東如諸侯之班秩五服以守王職也

序涼室處其西偏善曰温房涼室二殿名卞蘭許昌宮賦曰則有望舒涼室

義和温房然卞何同時今引之**開建陽則朱炎**者轉以相明也良同善註

豔啓金光則清風臻善曰建陽門在東金光在仲將景福殿賦曰昭剛義於金光崇柔惠於建陽爾雅曰臻至也良曰建陽東門朱炎日也

豔日光言開東門則日光至故冬不凄寒夏無金光西門也開之則清風至

炎燿五臣作**鈞調中適可以永年**善曰言寒暑

燿之患毛萇詩傳曰凄寒風也國語太子晉曰水無沈氣火無炎燿韋昭曰燿炎起貌呂氏春秋曰秉也者適也高誘曰適中也舞賦曰永年之術銑曰燿熱氣言冬則居温房故不凄寒夏則處涼室故無炎氣此則**墉垣碣浪基其光**鈞調適志故可以保長年也

昭昭之紹切五**周制白盛今也維縹**匹妙反臣作照照

曰牆謂之墉說文曰碣文石也墉之色也周禮曰掌蜃共白盛之蜃鄭玄注曰盛猶成也謂飾墉使白之蜃也今東萊用蛤謂之文灰劉梁七舉曰丹墀縹壁紫柱紅梁銑曰墉垣牆也碣文石以爲牆根其光照照然縹淺碧

言周家以白牆爲盛今以淺碧爲華**落帶金釭**此焉二等明珠翠羽往往而在善曰落帶壁帶

施金釭而爲二等漢書曰昭陽舍其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漢書曰昭陽舍往往明珠

翠羽飾之銑曰金釭金蓋也致寶玉於中自上懸下猶如落帶而重懸之故云二等兼以明月珠翡翠飾焉往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

為善曰尚書曰重華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孔安國曰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允塞四表上下也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銑曰欽敬允信也言敬先王以信塞於天下悅帝舜

無為之理也命共工使作績明五采之彰五臣施善尚書帝曰垂命汝作共工又曰予欲觀古

象作會宗彛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鄭玄曰績讀曰繪几畫者為繪胡對切銑曰共工舜掌工人之官故將命此官使作繪畫明五采之服各有文章所施用也圖象古昔以當箴規椒房之列

是准是儀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箴箴刺王闕鄭玄毛詩箋曰規正圓之器以思親正君曰規也漢書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曰椒房之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興也翰曰言畫古者

明君暗主賢愚之象以為君王之誠觀五臣虞椒房后妃室亦為之是標準儀範觀作觀虞

姬之容止知治國之佞五臣善曰列女傳曰齊威王之姬也齊威王即位諸侯並侵之其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諛讒之佞臣也不可不退齊有此郭先生者賢明於道可置左右王乃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收故侵地齊國大治

翰曰虞姬齊威王妃也齊王即位九年國不治見虞姬之狀則知見姜后之解珮寤前世之所遵

國待賢臣也見善曰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

后也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

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致君王失禮而晏朝注云永巷堂塗是也向注同賢鍾離之言見此事以寤前代之所遵法也

讜言懿楚樊之退身

善曰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也為人極醜自詣宣王願乞一見宣王召見之乃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宣王曰願聞命對曰今西有橫

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一殆也漸臺五層萬民疲困此二殆也賢者伏匿山林諛諛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酒漿流酒以夜繼日女樂俳優縱橫大笑此四殆也宣王喟然

而嘆寡人之殆幾不全拜無鹽君以為王后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聲類曰讜善言也列女傳曰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王嘗聽朝而罷晏樊姬曰何罷之晏王曰今日與賢者語樊姬曰王之所謂賢者諸侯之客與將

國士也王曰虞丘子也樊姬揜口而笑曰妾幸得克後宮妾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其妾同列者七人今夫虞丘子之相楚十餘年矣其所薦者非其子孫則族昆弟未嘗聞其進賢而退不肖夫知賢而不進是不忠也若不知賢是無知也豈可謂賢哉

翰曰讜直也餘注同言王以姬之言告虞丘子丘子避位而進孫叔敖教相楚三年而理故此美

嘉班妾之辭輦偉

楚姬之言而虞丘退身也

孟母之擇隣

善曰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嘗與班婕妤同輦婕妤辭曰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列女傳曰軻母者即孟子母也號曰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子嬉戲為賈又

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宮之傍其子遊嬉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曰此可以居子遂居及

孟子長學六藝卒成

故將廣智必先多聞

善曰大儒翰同善注

文選卷

文選卷

文選卷

曰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辨守以儉國語曰

晉公使趙衰為卿辭曰胥臣多聞臣不若也

向曰將廣益其智必多聞多雜眩真揚子曰

先多聞古今之道也雜乎雜人病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賈逵國

語注曰眩惑也向曰人之多聞必有混雜而

眩惑其不眩焉在在乎擇人善曰左傳士文伯

真性已一曰擇人杜預曰擇賢人也翰曰使無眩

惑之性何在也在乎擇人故人君擇賢臣而後

用士則擇賢而後交乃無眩也故將立德必先近仁善曰言將

先近於仁賢也左傳穆叔曰太上立德禮記

曰力行近乎仁銑曰仁道柔故先近之欲

此禮之不讐去是以盡乎行道之先民善曰大

詩曰禮義之不讐何恤人言禮記曰行行道

之人國語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也

違也言欲上下之禮不違則為上盡行其道

先憂人為務也下人和則附於上故上下之禮

長不朝觀夕覽何與書紳善曰言朝夕觀覽圖

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濟曰與用也言此上事

皆朝夕觀覽之足為明鏡亦何用書之於紳乃

善曰

揚子曰

善曰

文伯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蛇習似瓊英善曰榮楯彫鏤形類騰蛇象相

勾踐欲伐吳大夫文種於是作榮楯嬰以白璧

鏤以黃金狀類龍蛇以獻吳王一日應劭漢書

注曰楯欄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楯械楔也瓊

英玉英也此既施之於楯檻然几楔皆謂之楯

楔先結切如螭之蟠如虬之停善曰廣雅曰無

向注同日蚪龍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

蟠龍良注同蟠屈停止也玄軒交登光藻

昭明騶虞承獻素質仁形彰天瑞之休顯照五

昭遠戎之來庭善曰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軒楯

除之攔故曰交登鄭玄周禮注曰登升也言於

騶虞以乘軒板狀軒軒然毛萇詩傳曰騶虞白

虎黑文毛詩序曰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劉熙

孟子注曰獻循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廣雅曰贊

地也司馬相如封禪書騶虞頌曰敷塗靡從天

瑞之徵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南郡獲白虎是以

比狄賓也良曰彰明也軒上下道也道中深

邃故云玄也交登謂道多交手而上藻文也騶

虞白虎黑文也天子有至仁之德則遠方承命

而獻之故云有仁形也魏有此瑞今作其形於

殿以彰天瑞之休明

遠方之來王庭也陰堂承北方軒九戶右个

古清宴西東其宇善曰在北故稱陰堂也方軒

賀杜預左氏傳注曰个東西廂也清宴殿名韋誕

景福殿賦曰離殿別館粲如列星安昌延休清

宴永寧齊注同方並也軒門上板言陰堂有

九門門上並板而作右个西廂也清宴殿名此

側室也故連以永寧安昌臨圃遂及百子後宮

東西為之

攸處善曰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永寧殿七間

安昌殿十間臨圃殿名韋誕景福殿賦曰

善曰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永寧殿七間

安昌殿十間臨圃殿名韋誕景福殿賦曰

善曰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永寧殿七間

安昌殿十間臨圃殿名韋誕景福殿賦曰

善曰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永寧殿七間

安昌殿十間臨圃殿名韋誕景福殿賦曰

善曰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永寧殿七間

美百子之特居嘉休祥之令名鄭玄毛詩箋曰
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其殿之名蓋取於此
向曰永寧安昌臨圃並殿名與大處之斯何窈
殿相連百子亦殿名宮女所處

窈淑女思齊音聿求多
五臣作其祐大姒嗣微音

則百斯男又曰靡有不克自求伊祐
處百子殿者何人乃窈窕淑女窈窕美貌淑善
也詩云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此善其美音其祐
也微美聿循祐福也言循順以求其多福

伊何宜爾子孫五臣作克明克哲克聰克敏音

韻永錫難老兆民賴止善曰詩曰宜爾子孫振

明克哲實獻實聰毛詩曰農夫克敏錫之以難
老令其壽考詩又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尚書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銑曰伊惟克能哲智
敏達永長錫賜也言能明能智能聰能達則上

天長賜其福而難老保壽子孫有德於南則有
以御天下故兆民慶賴矣止語辭也

承光前殿賦政之宮納賢用能詢道求中疆理

宇宙甄陶國風雲行雨施品物咸融善曰洛陽

許昌宮承光殿七間西京賦曰表賢簡能毛萇
詩傳曰親戚之謀為詢也左傳齊賓媚人謂晉
人曰先王疆理天下揚子法言曰甄陶王者亦甄陶
在和乎李贖曰挺埴為器曰甄陶王者亦甄陶
其民也挺失然切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融猶通也翰曰賦政宮名納用賢能詢謨臣
下求大中之道定封疆以理天下甄陶謂燒土
為器言欲政化純厚亦如甄陶乃成咸皆融通
也言天子惠化於人如雲其西則有左城得右
雨露萬物皆以通及之也

平講肆五臣作肆之場二六對陳殿翼相當善曰七

略曰

鞠者傳曰黃帝所作王者宮中必左城而右平
城猶國也言有國當治之也楚鞠亦有治國之
象左城而右平侯權景福殿賦曰乃造彼鞠室
講肄謂習武也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二六蓋
鞠室之數而室有一人也李尤鞠室銘曰圓鞠
方牆放象陰陽法月衝對二六相當下蘭許昌
宮賦曰設御坐於鞠域觀奇材之曜輝二六對
而講功體便捷而若飛齊曰左城右平楚鞠
屋名肆猶戲也言此為講戲之場二六對
陳十二人也殿翼相當謂屋勢如鳥翼
脫承便蓋象戎兵察解言歸警諸政刑將以行
令豈惟娛情善曰言相碎脫似承敵人之便以
象戎兵習戰之術也七略曰蹋鞠
兵勢也漢書音義曰梓胡若今相僻出輪之類
僻匹赤切言察之既解而各言歸斯實警之政
刑非為戲樂而已七略曰蹋鞠其法律多微意
皆因嬉戲以講練士至今軍士羽林無事使得

蹋鞠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濟曰言楚鞠之徒
便僻輕脫承敵人之便以求其勝此乃如戎兵
之事考察勝否相解而歸也楚鞠以行征法律
多也皆因戲以教法故警諸政刑亦將以行令
也非所以娛**鎮以崇臺寔曰永始復閣重闈猖**
樂其情矣
狂是俟善同良注韋仲將景福殿賦曰時襄羊
以劉覽步華輦於永始知稼穡之艱難
壯農夫之克敏莊子曰猖狂妄行也良曰寔
是也永始臺名鎮在宮南闈門也猖狂賊也俟
備也此臺下有倉廩使人守備也**京庾之儲無物五臣作所不有不**

虞之戒於是焉五臣作焉是取千口反善曰毛詩

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西京賦于何不有言有
不虞之戒取京庾以給之周易曰君子以除戎
器戒不虞向曰京大庾倉也言倉中儲積無
物不有以戒慎戎馬不測度之事此則取給也

虞度也爾乃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清露

灤灤善曰凌雲層盤名也為之以而淶水浩浩承甘露也虞淵靈沼名也韋

仲將景福殿賦曰虞淵靈沼淶水泱泱毛詩曰

王在靈沼清露層盤之露也毛詩曰零露灤灤

尚書曰浩浩滔天銑曰凌雲臺名層高也上

有盤以承甘露也虞淵靈沼名靈者美言之餘同

善樹以嘉木植以芳草善曰西京賦曰嘉木樹

注樹以嘉木植以芳草庭芳草如積翰曰樹

植於虞淵之側悠悠玄魚確確鶴白鳥沈浮翺翔樂我

皇道善曰孔子歌曰黃河洋洋悠悠心之

魚毛詩曰白鳥翺翺毛萇詩傳曰翺翺肥

澤也翺與確音義同樂我皇道言魚鳥所

翰曰皇大也悠悠魚浮貌在深泉故云玄也確

確白貌言魚鳥沉浮翺翔若乃虬龍灌注溝洫交

流陸設殿館水方輕舟善曰言為虬龍灌注溝洫

河維之交流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

向曰方並也言刻虬龍形使吐水注以成溝洫

交流於宮中故陸地則有殿篁棲鷗鷺瀨戲鰓

館之舍水則並輕舟而遊篁棲鷗鷺瀨戲鰓

也爾乃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清露

灤灤善曰凌雲層盤名也為之以而淶水浩浩承甘露也虞淵靈沼名也韋

仲將景福殿賦曰虞淵靈沼淶水泱泱毛詩曰

王在靈沼清露層盤之露也毛詩曰零露灤灤

尚書曰浩浩滔天銑曰凌雲臺名層高也上

有盤以承甘露也虞淵靈沼名靈者美言之餘同

善樹以嘉木植以芳草善曰西京賦曰嘉木樹

注樹以嘉木植以芳草庭芳草如積翰曰樹

植於虞淵之側悠悠玄魚確確鶴白鳥沈浮翺翔樂我

皇道善曰孔子歌曰黃河洋洋悠悠心之

魚毛詩曰白鳥翺翺毛萇詩傳曰翺翺肥

澤也翺與確音義同樂我皇道言魚鳥所

翰曰皇大也悠悠魚浮貌在深泉故云玄也確

確白貌言魚鳥沉浮翺翔若乃虬龍灌注溝洫交

流陸設殿館水方輕舟善曰言為虬龍灌注溝洫

河維之交流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

向曰方並也言刻虬龍形使吐水注以成溝洫

交流於宮中故陸地則有殿篁棲鷗鷺瀨戲鰓

館之舍水則並輕舟而遊篁棲鷗鷺瀨戲鰓

也爾乃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清露

灤灤善曰凌雲層盤名也為之以而淶水浩浩承甘露也虞淵靈沼名也韋

仲將景福殿賦曰虞淵靈沼淶水泱泱毛詩曰

王在靈沼清露層盤之露也毛詩曰零露灤灤

尚書曰浩浩滔天銑曰凌雲臺名層高也上

有盤以承甘露也虞淵靈沼名靈者美言之餘同

善樹以嘉木植以芳草善曰西京賦曰嘉木樹

注樹以嘉木植以芳草庭芳草如積翰曰樹

植於虞淵之側悠悠玄魚確確鶴白鳥沈浮翺翔樂我

皇道善曰孔子歌曰黃河洋洋悠悠心之

魚毛詩曰白鳥翺翺毛萇詩傳曰翺翺肥

澤也翺與確音義同樂我皇道言魚鳥所

翰曰皇大也悠悠魚浮貌在深泉故云玄也確

確白貌言魚鳥沉浮翺翔若乃虬龍灌注溝洫交

流陸設殿館水方輕舟善曰言為虬龍灌注溝洫

河維之交流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

向曰方並也言刻虬龍形使吐水注以成溝洫

交流於宮中故陸地則有殿篁棲鷗鷺瀨戲鰓

館之舍水則並輕舟而遊篁棲鷗鷺瀨戲鰓

於山丘集積不可盡筭也咸池日出於是碣五

處今雖咸池之廣何足匹於此也

音桀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善曰韋仲將景福殿賦曰

廬觀舍善曰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又曰巒山墮峯善曰立崔嵬巒居飛閣于雲浮階

乘虛善曰爾雅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西都賦

日修塗飛閣西京賦曰干雲霧而上達浮階飛

閣浮階言高如鳥飛于遙日九野遠覽長圖俯

看善作三市孰有誰無善曰謂建城也淮南子

尚誘曰九天八方中九野亦如之周禮曰遂人

韋仲將景福殿賦曰踐高昌以北眺臨列隊之

京市周禮曰大市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

市夕時為市孟子曰古之為市以其所有易其

所無翰曰遙遠也九野九州言登高樓遠視

九州之野覽為國之長圖俯看三市覩農人之

之貨有何物無何物此憂人之至

耘耔亮稼穡之艱難惟饗年之豐寡思無逸之

所歎平聲善曰毛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之艱難乃逸又曰在昔殷王中宗享國七十有

五年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自是厥後王

生則逸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銑曰耘除草耔

養苗也亮信也種曰稼收曰穡言復見農夫之

感物衆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惟天德之不易

懼世俗之難知

善曰謂三市也感猶思也周易曰日中為市聚天下之貨又曰

君子安而不忘危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不易也

謂君也言居高樓見天下至廣萬物至衆須安而治之惻然思深慮見危亂則知為君不易亦

懼知人之難也觀器械之良窳以察俗化之誠偽瞻貴

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

彼義反善曰文子曰器械不惡而職事

不慢也鄭玄禮記註曰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史記曰舜陶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病也

班固漢書贊曰孝宣之治至於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晏子

春秋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則識貴賤乎荅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

也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履賤公是以省刑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陂險也

鏡曰

器械器用之物窳濫也誠信夷平也陂險而不平也言觀人器用之物濫者去之審察風俗有

誠信有偽薄者勸之瞻時物之貴賤者令其均等省悟政刑平否而正之亦所以省

風助教豈惟盤樂而崇侈靡

善曰省風觀器械也國語伶州鳩曰

天子省風以作樂助教察政刑也班固漢書述曰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子虛賦曰奢言淫樂而

顯侈靡也向曰言此高樓殿觀亦以觀省而是非以助風教豈徒游樂而尚其奢侈乎

方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

毗至反善曰聲

類曰坊別屋也方與坊古字通釋名曰坊別屋名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星宿也比比相次也

扶至切濟曰屯方屯營也列署百官諸曹有三十二星居言如星宿之陳布室字錯雜如鱗之

相比辛壬癸甲為之名秩房室齊均堂庭如一

出此入彼欲反忘術

善曰辛壬癸甲十干之名今取以題房署以別先後

也廣雅曰術道也濟曰秩次也言以甲乙為名次也言房室皆門牖相類出入欲反舊所乃

迷忘其惟工匠之多端固萬變之不窮物無難

道也而不知乃與造化乎比隆善曰楚辭曰亦多端而膠加又曰萬變之

情豈其可盡列子曰穆王見偃師歎曰人之巧乃與造化同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

造化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銑曰言匠人奇巧萬變不窮而物難為者亦以成之實可與

造化比讎天地以開基並列宿而作制制無細

成功也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而不違於水臬五結反善曰無

細不合皆言合也無微而違言不違也周禮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抵以景為規識口

出之景與日入之景鄭玄曰於四角立植而縣

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也槩

古文臬假借字也於所平之地中樹八尺之臬

以縣正之抵之其景將以正四方也銑曰讎

比協合也言比天地上圓下方並列宿紫微星

也無細不協言合也無微而違言不違也水臬

水平也言屋南北上下之正以木度日影以水

平觀之言無細微差矣皆合於規景不違於水

平故其增構如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葉比枝

分離背別趣駢田五臣作填胥附善同向注向曰

植木以材木相插如林之多區院域牆也言院

皆相連牆為隔絕如葉相比如枝相分堂室正

背雖殊各有異趣駢填以相附著縱橫踰延各有攸注公輸荒

其規矩匠石不知其所斲善曰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鄭玄禮記注

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技巧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荒廢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斲社樹觀者如市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說文曰斲竹句切齊曰縱橫踰延言多也攸所注合也言材木雖多各有所合而不虛設工輸匠石之工巧者言其皆廢方圓之制不知其斤斲之道言不及

既窮巧於規摹何彩章之未殫爾
此之工巧
 善曰言既極規摹之巧而未盡采章之盛故文

乃文以朱綠飾以碧丹
朱綠殫下或有駁字非也
 善曰言既極規摹之巧而未盡采章之盛故文

點以銀黃爍以琅玕光
章文飾也殫盡也歎文
 善曰言既極規摹之巧而未盡將更為也

明熠爍
入爍藥
 善曰言既極規摹之巧而未盡將更為也

文彩璘班
五臣作璘音斌
 善曰言既極規摹之巧而未盡將更為也

懷銀黃也說文曰熠光也爍火光也埤蒼曰璘璘文貌
 齊曰爍亦飾也琅玕美玉熠爍璘璘

光明文
清風萃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雖崐崙

之靈宮將何以乎侈旃
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升於崐崙之丘觀黃帝

之宮向曰萃集侈美旃之也言朱綠碧丹銀黃琅玕之屬風集則有聲日照則增光雖崐崙

山天帝之居何以美之
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

又順乎四時是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懷克

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
善曰太玄經曰天道成規地道成矩文子曰舉

措廢置不可不審順乎四時即順時立政也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為六

合易曰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曰九有九州也東京賦曰

上下共其雍熙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又曰庶績咸熙尚書曰允恭克讓又咎繇歌曰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翰曰措置也謂宮殿
方圓應天地之所舉置又順於四時所謂温室
在東京室在西陰堂在北承光在南也元大亨
通雍和熙廣也六合九有並天下也言天下大
通和平德化廣被家懷能莫不優遊以自得故
讓之風人誦康哉之詩

淡泊而無所思善曰毛詩曰優哉游哉鄭玄曰
優遊自安止也東都主人曰莫

不優遊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淮南子曰所謂有
天下者自得而已老子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

味說文曰泊無為也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
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

慮則知道也銑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
曰謂和平無憂

五臣治直之反善曰封禪書曰歷選列辟李
作所治尤平樂觀賦曰披典籍以論功蓋罔及

乎大漢莊子曰容成氏大庭氏若此時至治也
銑曰辟若也言歷觀書記列古之賢君而論功

德亦無如魏之所治也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而待之

善曰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新序趙良謂商君
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廣雅曰翹舉也銑曰

湮沒也翹一足立言不久也以魏然而聖五臣
之德如此而吳蜀沒滅固不久也

上猶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忠正之

士開公直之路善曰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
善者舜之徒也孳與孜孜同鄭玄

毛詩箋曰忒變也家語魯君曰微夫子寡人無
由自悟也漢書谷永上書曰崇諫爭之官廣開

忠直之路齊曰靡不忒差也言明帝尚孜孜
勤苦覓差失求天下忠正公直之人以自開悟

于心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善曰咎繇
也

哉之歌也向曰周公昔戒即上所述無逸篇
也今復想之戒懼之至咎繇謨謂水火金木土

穀今將循而行之除無用之官省所生事之故絕流遁

之繁禮反人情於太素善曰史記曰吳起如楚

之曰生事於外夷漸不可長公羊傳曰遂者何

生事也何休曰生猶造也賈逵國語注曰故謀

也淮南子曰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

之所生者五或遁於木或遁於水或遁於土或

遁於金或遁於火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也說

文曰遁遷也尚書曰禮煩則亂太素樸素也東

都賦曰昭節儉示太素濟曰生事之故謂國

家創立法令者省而減之太素質樸之始也流

遁繁禮謂積習以相流傳者如奢故能翔岐陽

葬之類是將絕去之反之於質樸故能翔岐陽

之鳴鳳納虞氏之白環善曰國語周內史過曰

山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蒼龍覲於岐

環及珮翰注同驚驚鳳也蒼龍覲於岐作流

塘龜書出於河源醴泉涌於池圃靈芝生於丘

園善曰魏志文紀曰青龍見於靡波魏略文紀

園曰神龜出於靈池東京賦曰龜書界妙班固

漢書贊曰漢使窮河源也魏志曰延康元年醴

泉出芝草生於樂平郡向曰時有蒼龍見蒼

則青也陂塘水也龜書出於河源者河圖也當

實不出美而言之時有醴泉芝草生死中故云

池圃揔神靈五臣作明之貺祐集華五臣作中夏之至歡

方五臣無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揔合也春秋元命苞曰通

三靈之貺長楊賦曰受神人之福祐爾雅曰貺

賜也祐福也尚書曰華夏蠻貊鄭玄毛詩箋曰

方且也燕丹子夏扶謂荆軻曰何以教太子軻

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於君何如也

良曰貺惠也言揔集神明之惠福在於中夏以

為至歡也曾別也時方明帝齊於三皇是為四
皇齊於五帝是為六帝則周文王夏禹何足言
也於今

也於今

也於今

也於今

六臣註文選卷之十一

